



中復堂全集

十九

和  
854  
19





康輜紀行卷之十三

桐城姚瑩展和甫

楊升庵經說解肇十有二州曰春秋緯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淮南子曰神農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等州是也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于神州之內分爲九州括地象曰崑崙東南萬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黃帝以後少昊高辛皆仍九州惟舜時暫置十二州故書曰肇十有二州肇之爲言始也至夏還爲九州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可證瑩按舜改九州爲十二州建置十二牧如舜典所載乃舜受命以後事堯猶在也大禹治水書不言始於何年竣功告成又不言何歲大約治水亦在虞舜受命禹作司空之後及治水告成乃更還定爲九州皆有虞一代之



事也自堯典至甘誓文尙書皆謂之虞夏書故堯舜大禹  
三聖人事皆通紀之以揖讓相承故通紀之曰受命至商  
周以征誅改易稱之曰革命然則舜之十二州猶堯命之  
禹之九州猶舜命之云爾非易姓改制之謂也人皇氏兄  
弟九人分治九州卽大九州也大九州之分始此蓋天皇  
地皇之世其德盛神遠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皆其所治混  
沌溘閔人事未開其所動作神靈有不可思議者矣人皇  
之世土宇漸廣人物漸繁勢須分理故兄弟九人分地而  
治春秋命歷序曰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  
謂之九囿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似  
卽括地象所云也括地象又云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  
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有君長之州州有九阻中土  
之文德及而不治由此言之伏羲神農女媧之世治猶及  
遠黃帝之世乃專治神州然八州之地猶有治所及者自  
此以後則治不及矣治旣不及紀載無稽故尙書斷自唐  
虞惟治所及者詳之而已括地象言崑崙東南萬五千里  
名曰神州蓋中州也鄭注尙書引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  
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較括地象少一萬里鄭解之曰此  
禹弼成五服之殘數也鄭意似亦少之未知鄭所據地記  
何書康成好用緝讖括地象乃河圖緯書之一不應舍之  
別取今天下輿圖崑崙東南實萬五千里所云地記書豈  
卽括地象命歷序等乎以非一書故總稱地記耳日月出  
入大地外乃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緯書侈言可笑  
右尙書九州十二州



鄒衍云九州之外復有九州史記及河圖括地象皆同其說隋代郊天嘗以其名入從祀之位史炤通鑑釋文曰此九州其崑崙統四方之九州乎或曰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蓋神農之九州也淮南子諸書云九州東南神州曰旦土一作農土正南邛州曰深土邛一作迎深一作沃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升土弇一作垓升一作拜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正北元州曰成土元一作營東北咸州曰隱土隱一作急正東陽州曰信上此大九州之說出於戰國時周太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及楚史倚相所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或猶有存者似可信也道經云海外有五岳靈山一曰廣乘之山天之東岳也在東海之中爲發生之首上有碧霞之闕瓊樹之林紫雀翠鸞碧

藕白橘主歲星之精居九氣青天之內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上有朱宮絳闕赤室丹房紫草紅芝霞膏金醴主熒惑之精居二氣丹天之內三曰麗農之山天之西岳也在西海之中上有白華之闕三素之城玉泉之宮瑤林瑞獸主太白之精居七氣素天之內四曰廣野之山天之北岳也在北海弱水之中上多瓊樓碧闕金液龍芝主辰星之精居五氣元天之內五日崑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在入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偃蓋東曰樊桐西曰元圃南曰積石北曰閼苑上有瓊華之闕光碧之堂瑤地翠水金井玉梁主鎮星之精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焉此道經所言海外五岳則無稽之談因大九州之言而衍之不足信矣卽如崑崙一山今已入版圖矣何嘗有如所云



者哉

右大九州

漢書律歷志引古文尙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孟康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也史繩祖據此以今文在治忽爲近於傳會升庵取史說而七始之義不取孟康自爲說曰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卽所謂七始詠詠卽韻也汗簡隸古七始詠夾始蓋古文七作𠂔𠂔與夾相近而誤猶可驗史氏之說爲是由此言之切韻之法自舜世已然不起於西域胡僧又可知余特表出之瑩按升庵以孟康說七始爲意料之言其所自說亦意料也然舜言聲律之事忽雜以天地四時人實爲不倫孟說誠非揚以牙齒舌喉唇深喉淺喉當七始詠似近理或疑六

律五聲八音皆主樂言何以及於文字之聲韻蓋樂必有歌歌者人聲皆自牙齒舌喉唇出歌則有字有文有聲矣苟無韻以比齊之其聲不嫌亂乎故又曰聲依永律和聲永卽詠也聲依永以歌者言律和聲以樂器言也人聲旣依其詠六律復和其聲然後入音克諧無相奪倫矣本朝江慎修作古韻標準以今之韻卽古之均本周禮大司樂爲據正與升庵同義

右七始詠

尙書太師太保曰三公書大傳曰太師天公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雪霜不降責在天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責在地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在人公此說三公分天地人必有所本揚升庵以爲後漢張角弟兄稱天公



將軍地公將軍人公將軍蓋竊古義余謂此升庵憤後世三公不職痛詆之比黃巾賊耳張角之教何知古義耶升庵又有言曰古之三公論道經邦後世三公則擇其老病不任事依違不侵權唐史所云禁聲伴食宋代所云斂迹縮手者居之張禹孔光李志曹掾由此其選也漢唐以來三公濫受莫甚於宋之宣和所授非人固不待言而名體有未正者蓋鄆王肅王輩爲之是以子爲師傅也童貫爲之是以厮役爲師傅也近代又以十三身襲富平侯及平生不讀半行書者爲之不知何道可師何德可傳何功可保乎觀升庵此言可知以張角稱三公將軍爲竊古義者洵憤詆之詞矣余謂唐宋以後不過以此三公之號爲榮寵貴臣之加銜耳有銜無職虛而不實予者受者皆未嘗

顧名思義久矣然世之居官能稱其職者幾人豈獨三公也哉宋英宗時賈黯奏近者皇子封拜竝除檢校太傅案官儀大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師子爲父師於義不可前後因循失於釐正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者皆毋兼師傅官中書亦言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則當時已非之矣時在中書者韓忠獻歐陽文忠也

右三公

升庵說牧誓微盧彭濮之濮曰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自濮鄭語楚蚡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麋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棉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螻濮爾雅南至于濮鉛周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今按哀牢卽永



呂濮人今名濮蠻其色黑折腰文面是其飾也濮與蒲字音相近而訛耳又解庸蜀羌髳之髳曰髳卽叟也音搜史西南夷傳自犛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苻都取大注徙苻都二國名也徙音斯相如犛蜀文略斯榆謂斯與樸榆也此斯卽西南夷之徙玉篇作鄭注狄國夏爲防風氏周爲髳漢之寶叟地在蜀之邊今按髳也徙也斯也叟也鄭也寶也一種夷人古今隨呼而易其名因易其字非博考何以別而合之瑩按叟卽禹貢渠叟謂之西戎在蜀徼外今西南諸夷不知何地當之竊意渠之言大也名曰渠叟其人之大可知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戮之骨節專車渠叟卽防風氏之類國語謂卽長狄孔子云汪芒氏之君也後遷于北文獻通考曰長人國在新羅之東人類長三丈龔牙鉤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其國連山數千里有峽固以鐵關號關門新羅常以弩士數千守之是爲大人國之證豈卽莊子所云龍伯國耶西域聞見錄有阿諦國在西海之濱其國人男子長三四丈豈卽防風渠叟之裔耶西南諸夷舍此更無大人之國矣

升庵說濮髳

右揚

升庵說詩江有圮小序嫡媵之義取戴埴鼠璞之言曰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娣送之晦翁以此詩不見勞而無怨之說以序爲疑余固不敢妄議然考經傳媵特送婚之名猶喪之贈與賻史記載伊尹爲有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乃以伊尹爲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於鄆與執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



姬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初不言某國之女為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不過為同姓至親可講餽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略也然春秋書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詞書人不書女其事甚明矧當時魯為弱國嘗為齊晉所陵猶恐不屑以女為媵齊晉大國肯以女為從妾乎及升庵異日說左傳媵從其姑則又曰穀梁傳媵娣者不孤子之義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注媵音迭娣音第媵之為言迭也娣之為言第一作遞也更迭次第御于君也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同姓媵之易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後世自兄弟之子為媵夫男子而字從女六書之義舛矣又變迭之音而為直何啻千里又按于令升左傳注曰媵娣者同姓媵兒之稱也兄之女來媵曰媵妹

來媵曰妹若兄之女不媵者但曰兄之女而不曰媵妹不從媵者但曰妹不曰娣古人之正名審稱如此由此論之媵之字不惟不可加於男亦不可混稱於兄之女也瑩按升庵前說取戴埴同姓國不媵女後說又取于令升媵娣為同姓媵女之稱蓋後說意在辨兄子不可稱媵而忘其自礙前說也余意媵女以同姓者或以本國之同姓如秦伯妻公子重耳以懷嬴為媵是也異姓之國或但有媵臣無媵女耶若兄弟之子則爾雅字本從人曰侄不從女曰姪右媵有男女之義

今人禱於神祠問事休咎神示詩詞言未來吉凶輒驗人皆名其詩詞曰籤神詩不一或百首或數十首問者人既不一所問之事亦各不同故多設其詞而以木或竹為條



如其詩詞之數狀如官府遣役施令之簽以紀其數又如  
 古人標架上書目是書第幾函幾部之牙籤故俗人遂名  
 神祠為簽而文士則目之以籤也其事始見於蜀王衍聞  
 唐師至禱於張亞子廟得籤詞云云沿襲至今天下神廟  
 皆有之矣余按事未來而先辨其吉凶之兆本於卜筮繫  
 之以辭則謂之繇其在周易則謂之彖爻及周秦之季處  
 士或聖門弟子因六經而作七緯楚漢之間乃有十三讖  
 之作又因七緯而衍之皆預言未來之事而為隱語相傳  
 于貢子張之徒所作蓋緣子張百世可知之問而為之也  
 漢宣王莽皆以符命興光武以合讖文得天下雲臺二十  
 八將又離合讖文得其姓名自是讖緯之學與六經同重  
 大儒多習之康成至用以解經此皆術數之學與卜筮之

書同示人以未來之言也神祠之籤卽其遺意字當作讖

較之曰籤曰簽為典而有本矣賈誼服鳥賦發書古之讖言其度師古註曰讖驗也

有徵驗之書也 右神籤字當作讖

察木多少雁立冬後偶一聞之蓋北方塞外苦寒故秋必  
 入關此地雖塞外而在西南不甚苦寒故雁無容入關也  
 感而賦之云十月長河已上冰數聲寒雁若驚矰旅人莫  
 問湘湖事北嚮南翔總未曾 右察木多聞雁

古人占易以著草物不易得而儀繁焦贛京房以干支配  
 八卦創為飛伏世應為之辭曰易林嚴君平因改為錢卜  
 唐詩并有君平擲卦錢是也自是火珠林法起人皆以錢  
 卜而賣卜者各自為說古法盡變古義亦寔亡矣今士大  
 夫猶知設著誠潔占之以易卦象爻辭解所謀事往往其



應如響即易林亦有應者余家有著草未能攜帶每行次以錢代卜如世法更以占卦象爻辭斷之亦無不驗蓋鬼神教人無乎不在惟存乎其人精神心氣所感而已楊升庵云古之占法一爻變以變爻為主二爻變占事之始終三爻變以二卦象辭占事之始終四爻變以二爻不變占事之始終全不變以本卦象為主全變以變卦象為主

右卜卦用錢代著

韓文公陸渾山火詩女丁夫壬傳世婚董彥遠曰元冥之子曰壬夫娶祝融之女曰丁等俱學木佬是為溫泉之神升庵謂董解不知所出又引風角書曰五情者天干也甲乙為本情丙丁為合情戊己為刑情庚辛為沖情壬癸為陰鉤情六情者地支也申子為貪狼寅午為廉貞亥卯為隱

賊己酉為寬大戊丑為公正辰未為奸邪六情之中分喜怒好惡哀樂喜行寬大怒行陰賊奸行貪狼惡行公正此當有哀行樂行奸邪陽主生故天干有合甲己為中正之廉貞四字合乙庚為仁義之合丙辛為威權之合丁壬為淫泆之合戊癸為無情之合陰主殺故地支有衝升庵謂可補翼奉傳之遺余謂古之聖皇造為天干地支陰陽配偶合於五行行於六氣天運之盛衰人事之休咎莫不由之誠學者所當究心也秦漢以上多習聞之後乃僅流於術數之家儒者不屑言之而所為天人之際者皆以習見之理為言所不可通者則概委之曰是數也云爾於是古今以來遂分理數而二之謂不可以合且若理有不能勝數者豈知天地之道惟貞夫一數即理也烏有二道哉惟數之所以



爲理者古書云亡儒者莫知其義一二微文殘說僅存於  
星日風角者流衍而推之以行其術或自眩神奇祕其所  
本或妄爲譏說假託古書真偽混淆不可復辨而古聖皇  
制作闢天成務以明天道而全民用者其義其說徒付之  
不可知且以爲不必知也不深可歎惜也哉

右干支

五情六情

風角書云陽主生故天干有合陰主殺故地支有衝此古  
說也今世所傳星命六壬占卜諸書天干五合地支六衝  
皆祖古說而地支則又有三合之說以地支六情變爲四  
局申子配辰爲水局寅午配戌爲火局亥卯配未爲木局  
巳酉配丑爲金局分寄辰戌丑未于四局蓋有二義一以  
土旺於四季一以木水金火四行必有所附以成形猶萬

物之歸附于土也故以辰戌丑未爲四庫又謂之四墓皆  
收藏之義言四行之歸皆於此也其言十干五行各有生  
死衰旺之義此非術士所能造其必出於古說可知惜未  
得其所本也惟地形家以廉貞爲火與此寅午爲廉貞之  
義合而以貪狼爲木與此申子爲貪狼者又異至若文曲  
水武曲金巨門土破軍土等說則又本之奇門大乙與此  
風角所謂六情者迥不同矣卽六壬星命諸書亦未有言  
此六情者豈各有所祖耶抑未之知耶漢藝文志有六合  
隨典二十五卷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在五行家

右

干支五合六衝

唐人有金縷衣曲少時以爲如今之金綫織成耳楊升庵  
云宋徽宗宮人多以麝香色縷金羅爲衣裙引元裕之詩



北去穹廬千萬里畫羅休鏤麝金香又云僊女天衣有金鏤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裙見許老翁傳余謂宋宮人衣裙旣以羅稱亦不過縷金綾於其羅上爲飾耳非織真金也鏤字當作縷從絲至僊女之衣則尤取輕軟故有五銖之稱更非織真金而成然西域諸國實有抽真金銀絲織錦縠爲物者宋趙汝适諸蕃志云大食國王所居簾幙用百花錦以真金綾夾五色絲織成天竺國出金縷織成金刺蘆眉國產閒金閒絲織錦綺七楮園西域聞見錄云鄂羅斯國人喜樓居開窗四達飾以各色玻璃或鏤金銀絲以隔蔽之科罕國人富饒以金銀絲綴噶拉明鏡爲衣倭緞爲緣以金銀絲繡之温都斯坦國人習技巧制作精奇抽金銀爲絲織綢緞遍貨於西域諸國謝都圖言今前後

藏中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有真金絲織蟒袍皆別國所獻其入貢諸品物內亦有真金絲織蟒緞古稱西域賈胡多奇富誠然又按唐六典曰金十四種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研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撚金曰戩金曰圈金曰貼金曰嵌金曰裏金胡侍眞珠船曰黃金漢時最多自西教盛行棄之于土木者旣不勝計而衣物之飾又日趨于華靡有金線金箔泥金銷金貼金鏤金閒金戩金圈金戩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楞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蹙金蒙金拍金鏤金流金滲金減金抽金煮金灑金皮金遍地金其名號至夥耗費若斯焉得如昔之多燕翼貽謀錄曰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詔金箔金銀線貼金銷金閒金蹙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好之物並行



禁斷非命婦不得以金爲首飾據此言之是中國亦舊有織金特未以之爲衣不過裝飾器物耳若去其耗費富豈不若諸胡耶

右蕃人真金縷衣

天下道理只是一般智者常觀其會通愚者強生其分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古人於邇言芻蕘猶必察之詢之况賢哲乎世人耳目膚淺未嘗用心惟以門戶之見強爲分別此皆客氣自矜豈智者會通之道乎夫邇言芻蕘未必盡是亦未必遂無一是乃一概置之曰此無可察無可詢也豈其然乎譬如過世家之門者肅然興敬有延迓者必忻然大矣過市人之門者皆望望去之雖強邀亦未肯入也殊不知彼世家者子弟不肯父祖之遺書家法實已蕩然而擲蒲酒肉是事此市人者

身無惡行敦樸自守家有子弟能好詩書其中相去不啻霄壤也及後知之豈不愕然悔哉此門戶之見強爲分別之過也嘗歎古今賢豪之士習聞二氏之說爲先儒所闢皆置其書不觀屏其人不接拒之若毒蛇猛虎及身旣衰老或類更患難困抑無聊之中忽遇方外高人晤談竟日不覺嚮慕傾心復索其書觀之身心漸爲安定神氣忽爾清明煩惱頓除怨尤胥泯然後知向之以爲毒蛇猛虎者固清心治病之良方也若是者何哉其始皆客氣矜心輕浮淺躁乘之及血氣旣衰躁妄復去故前後若兩人焉則皆不思之過也若此者非惟不知二氏實於吾儒之道亦未嘗學焉卽有平日自謂博雅著作等身者皆聖賢之糟粕並未嘗從事於身心人己日用之閒雖自命爲儒抑豈



所云學道之君子哉

右理當觀其會通

心經以眼耳鼻舌身意爲六根色聲香味觸法爲六塵或疑法者所以破此五塵淨此五根何以亦指爲塵而與五塵等列且本經上文明言五蘊皆空五蘊非五根五塵乎何以此處又添出一根一塵曰此乃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蓋五蘊兼六根六塵言之五根在我五塵在物我自我物自物耳我惟意動然後物之色入我之眼物之聲入我之耳物之香入我之鼻物之味入我之舌物之身觸我之身我若無意則此眼耳鼻舌身者如士卒未得將令安坐營汛不爲敵人所誘則色如無色聲如無聲香如無香味如無味觸如無觸矣其所以著此五塵者皆意動而後五根從之是著五塵者雖是五根而意乃五根之主人翁也欲制此主人翁非法不可意於何動卽心是也未動爲心發動爲意則心又意之主人翁也主人翁欲制五根必先制意夫心住於法隨塵而有法住塵消五根自淨若意未發動卽不見心心本無法亦無有菩薩心經爲賢者說不爲愚者說賢者之五塵非愚者之五塵也所以異者賢者已得正法五塵已清五根已淨然猶心住於法不能舍法則法亦是塵意卽五根之根故總而言之謂之六根六塵矣有此一塵則五蘊仍不能空只能到得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仍是意識境界未能到得色卽是空空卽是色有得皆無所得境界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譬喻經云五根之禍劇于毒龍五根如箭意想如弓其言雖淺正是心經注腳自吾儒言之先做工夫必須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及克己復禮之後仍是予  
欲無言周子云太極本無極也釋氏說法萬四千卷皆爲  
恆河沙數鈍根人說其上等人更無多說不過金剛經心  
經一兩部足矣孔子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朱子深  
得孔子著六經之意一生議論說向中人以下者十之七  
入說向中人以上者十之二三而已惟老子莊子不然只  
爲中人以上者說中人以下皆置之不論學者不可不知  
右心經六根六塵

世傳蜀中文昌二十四化皆作教化之化解楊升庵謂奉  
道之室曰化又曰治治字音雖猶今之曰宮曰觀耳其說  
出六朝詩話云錢唐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  
夕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  
十五方還故名客兒注治音雉奉道之家靖室也瑩按六  
朝詩話以道家靖室爲治蓋本道書陶宏景寇謙之等所  
撰集也道書正一經曰張道陵學道於蜀鶴鳴山時蜀中  
人鬼不分災疾競起感太上老君降授正一盟威法始分  
人鬼置二十四治至今民受其福又按太平寰宇記平都  
山漢陰長生白曰昇天卽此張道陵二十四化之一也據  
此言之蓋所云治如今郡縣治之治理事之所也道陵治  
鬼置二十四治蓋其治鬼之處有二十四所或又以治作  
化爲二十四化言化導人鬼亦治之義耳文昌二十四化  
豈因道陵而附會之歟後又轉爲變化之化矣王蜀時李  
昇善畫有二十四化山圖則謂張惡子非道陵也是時蜀  
中已盛祀張惡子矣又今人多以靖室作淨室亦非靖猶



治也

右化治皆道家言靖室之名

升庵又云唐張喬詩遠公獨刻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  
 按佛藏云遠公弟子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制十  
 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為行道之節名蓮花  
 漏何兆詩芙蓉十二池心漏蒼荀三千灌頂香是也六時  
 者僧規以六時經行六時燕坐六時日幽谷時寅也高山  
 時卯也日照高山平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  
 鹿苑時未也至申則旦過而退望按朱子半日讀書  
 半日靜坐蓋本此

右六時

劉向新序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  
 將賞從者及屠羊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  
 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何賞之言王曰強之說曰  
 大王失國非臣之罪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  
 王曰見之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見今臣之  
 知不足以存國勇不足以禦寇吳軍入郢畏難而避寇非  
 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  
 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  
 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說曰三旌之位吾知其貴  
 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  
 可以貪爵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  
 屠羊之肆遂不受也新序說苑皆子政所著其論古事亦  
 互相出入世但知魯仲連辭賞余謂仲連猶有豪士之風  
 屠羊說義更敦樸其言皆人所不肯言者始不受違心之  
 賞終且不使君有妄賞之名此其篤行類有道矣不又加



於仲連一等哉嗟乎世之妄希寵利者豈可不聞此風誼乎

右屠羊說辭賞

二十六日曉起白雪盈庭亦已晴霽立冬至是三雪矣皆微不及寸今始約三寸耳未刻一老卒自碩板多至云諸處皆盛雪久矣察木多四面山高障風地氣獨煖雖隆冬雪不盛大山外則不然也爲詩云五月千山時積雪冬來翻覺雪時稀殊方竟歲重裘慣不畏宵深炭火微

右

管子曰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大定又曰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懼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

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瑩按管子一書皆言治道而推原人生之本必先理其性情而歸之於心蓋理其性情莫非心之爲用一則曰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大定再則曰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大哉此霸者之言也而猶諄諄於心性靜敬之功况王者之佐乎古今治道王霸二者盡之矣此有宋大儒講學所以必首心性靜敬之功也世人著書立說動執子貢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一語苦詆存朱是殆未嘗讀管子者况孔孟之書乎嗟乎聖人之道無非修己治人之術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古人之學者道也舍修己治人之道又何學乎世之君子讀書稍多往往自矜博洽而不問古人著書之本義良可



歎也

右管子言敬靜

管子又曰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鑿於太清視於大明敬慎無惑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得又曰守善勿舍逐淫澤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於兄弟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余謂管子此篇前言正靜敬慎此德之充於內者也後言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此氣之發於外者也大學云誠於中形於外心廣體胖孟子言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中庸言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斧鉞正與管子之言相發明人但知管子之霸功豈知其用心於天德者固若是哉宜孔子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也

右管子用心天德

管子又曰知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堂按此所言者乍聆之與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似相反一若管子不肯欺其民孔子乃欲愚其民者細思之固同一義也蓋天下萬事萬物各有其迹亦各有義迹者其當然指以示人人皆見之義者其所以然虛以語人惟賢知者見之愚不肖者莫能見也士農工商今教



之曰安其業可以得食不安其業則不得食此人能知其當然故莫不由之矣今必詔之以天之所以生民聖王所以安民四民所以各自為安之義則學士大夫舉世窮年有莫能究也而可以責之蚩蚩者哉此為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此為愚者可知拙者可能管子之言即孔子之言也孔子非欺其民而愚之也孔子他日繫易亦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天地自然之理如是焉耳

右管子言教民

春秋元命苞論五藏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白虎之位也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為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為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為北斗主變化者也余按以五藏配五行此古人不易之論人辨乎此故能養生而治病乃更以上應北斗二十八宿則多言無用義復不精周秦閒子書之陋習也分別觀之可耳

右緯書言五藏

楊升庵曰史說世俗神貴古昔而賤蹟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不及造父之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不及楚人之位也雖有超羣之人猶謂不及竹帛之所載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太元見嗤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耀今月不及古月之朗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患矣昔之破琴斲絃者諒有以乎余謂美不見知乃美之精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何必斤斤於俗士哉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老子云知其白守其黑又曰和其光同其塵

右世俗貴古賤今



太公六韜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  
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  
蓑苴登笠其甲冑干櫓也鑿鉞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  
馬所以輾輪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衽其旌旗也丈  
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鑿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  
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監守也田  
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  
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  
修溝渠其壘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管  
子亦曰什伍以為行列賞誅以為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  
農以當攻戰推行鋤耨以當劍戟披蓑以當鎧鎗直笠以  
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戰功巧矣楊升庵  
謂合六韜管子觀之可見古人寓兵於農之意 右六  
破管子戰具寓農器

十一月初一日閩中縣田明府蕙田運餉赴藏過察木多  
攜余省寓書及桐城信至知家中戚友頗多物故感愴不  
已方植之馬元伯光律原皆有詩見懷戴生蓉洲書來求  
撰桐鄉書院敘蓋去歲過孔城所許也孔城為吾桐四大  
鄉鎮之一在縣治北三十里面桐梓山一峯獨秀大河環  
繞東南至樅陽入江戴南山先生產此近復有劉孟塗皆  
孔城人也 右得家書

古金人銘辭備載皇覽今錄於此武王問尙父曰五帝之  
戒可得聞乎尙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  
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



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行所悔  
 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  
 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塞終成江河綿綿不絕  
 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  
 無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  
 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  
 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  
 諭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乃智  
 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惟能於此也江海雖左長  
 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堯之居民  
 上也振振如臨深淵舜之居民上也慄慄如夕不見旦武  
 王曰吾拜殷民居其上也翼翼懼懼不敢息尚父曰德成

者守之以謙威強者守之以恭武王曰如尚父言因是為  
 戒隨躬余按金人一銘全是老子所本故世以黃老並稱

右金人銘辭

洪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於上帝維時洪  
 祀六沴用咎於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  
 是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於下若六沴  
 作見若不共禦六罰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受命  
 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長一事長猶也曰貌貌之不恭是  
 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孽  
 孽時則有鷄禍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  
 祥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恆暘厥  
 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禍時則有



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金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舒厥罰烜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保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病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木沴火次四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病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次五事曰思心之不審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陰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蛇龍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維五位復見辟沴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

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一月十二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朔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右五行傳說出於劉向皆衍洪範爲之以諸咎徵戒人主也六沴皆五行反其常德所云維火沴水惟木沴金是也此本三事曰維水沴火水本尅火之物不得言沴又五事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語勢與上文四沴不類義亦費解此必有訛誤疑三事當作維水沴土五事當作維土沴木記此更檢正之又一事下少一沴是有漏也共禦共辟之共義與恭同詩曰靖共爾位是也  
右洪範五行傳

御覽引古夢書曰夢者像也精氣動也魂魄離身神往來



也陰陽感成吉凶驗也夢者語其人預見所造過失如其賢者知之自改革也夢者告也告其形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魂出遊身獨在身心所思念念身也受天神戒還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言也名之爲寤告符籙也古有夢官世相傳也昔聖帝明王之世神氣昭然先見古堯夢乘龍上泰山舜夢擊天鼓禹夢其手長湯夢布令天下其後皆有天下桀夢疾風壞其宮紂夢大雷擊其首齊襄夢爲大禽所中秦二世夢虎噬其馬其後皆失天下余按此言夢乃人魂出遊受天戒還告人者誠然矣魂即人之神常棲於心心有所思者神之動也五官百骸皆受命於心心復受命於神德善過失皆心爲之即己神爲之也人神不自知其吉凶惟天神知之或愛其人也則以告或惡其人也亦以告愛之告也爲喜而賀之也惡之告也爲憂而戒之也余少時嘗夢在朝端憤彼大姦爲人所糾譴戍出關行見邊外曠野或古木蕭慘夜藉敗葉尺許爲牀以漢書枕首而臥寤登一亭曰望雨亭題詩一絕記後三語云試看壯士渾忘死今日還登望雨亭寤後以爲讀書懷古之妄夢耳及臺灣獄起乃知神固先數十年告我也其時自分當有遠戍及出獄竟得免而復予官心竊訝之今卒有乍雅之行始以出使繼復獲咎然後知夢之不爽也如此又嘗夢在古廟殿上左右侍者皆古宮人服飾殿庭甚大古柏參天鴉鳴鵲噪每月一再夢至授室乃已及壬寅之歲則夢至一廟殿上神坐極眾皆古衣冠而多敗落旋聞江漸用兵不利余亦被劾殆其驗也至夢中出關以漢書枕



首之故蓋漢書始有西域傳余將赴西域使詳知西事乎

右占夢書

春秋元命苞曰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州之爲言  
殊也合同類異別其界也昂畢間爲天衝散爲冀州分爲  
趙國立爲常山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立爲揚山軫星  
散爲荊州分爲楚國荆之爲言強也陽盛物堅其氣急悍  
也虛危之精流爲青州分爲齊國立爲萊山天弓星主司  
弓弩流爲徐州別爲魯國徐之爲言舒言陰收內安詳也  
五星流爲兗州充之言端也隄精端故其氣纖殺纖殺未詳分  
爲鄭國鈎鈐星散爲豫州豫之言序也言陰陽分布各得  
處也東井鬼星散爲雍州分爲秦東距峭坡西有漢中南  
含高山北阻居庸得東井動深之萌其氣險也鶩參流爲

益州益之爲言隘也謂物數並決其氣急切決烈也箕星

散爲幽州分爲燕國幽之爲言窈也言風出入窈冥敏勁

易曉故其氣躁急榮室即營室流爲并州分爲衛國之鎮立

爲明山并之爲言誠也精舍并其氣勇抗誠信也余按此

言九州之解與諸書多異又以某星流爲某州尤無理解

義亦謬妄且以梁州爲益州周秦皆未有益州及漢中居

庸之稱也張衡以爲成哀閒僞撰無疑康成用以解經已

屬牽強後人作疏益大援之宋儒棄而不取不可易也近

世文士喜其華藻必諱注疏之短苦與宋儒爲難豈其然

哉或曰緯與讖遂可廢乎曰緯書始自周秦諸子原有真

者其亡已久武帝求書漢人乃依傍僞撰魏晉所傳已真

僞莫辨讖則全是漢人所爲此其異耳至於今日則均爲



古書可貴而中有悖理者不可一類從之也

右真書當

連日風雪假得鐵盆手自撥火殊不知寒丁別駕始見笑

之既亦仿焉慰之以詩曰鐵盆撥火夜猶溫一覺能招天

外魂行處但須清夢穩家人無事罵章惇

右鐵盆撥火詩

元人郭翼字義中著雪履齋筆記偶論經義注疏說有勝

集註者折衷取之辭氣粹然非如文士浮夸自矜習氣也

筆記之作蓋亦遭逢擯抑能以理自遣者淵源有自亦非

冬烘膚學者所能今錄其數則於此一日陸務觀云忠州

最號窮陋白樂天詩乃有今夜酒醺羅綺煖被君融盡玉

壺冰之句忠州豈有此景當時不堪司馬閒冷驟易刺史

故亦見其樂爾可憐哉又鄧栢欄云王涯讒白樂天出為

江州司馬及甘露之禍朝士殆無遺者而樂天方在洛中

遊香山寺然則涯果能陷樂天否乎小人無知欲以人勝

天類皆如此但可憐耳兩君一憐樂天一憐王涯輩然樂

天江州數載徒倚匡廬瀑布之間仰觀山俯聽泉傍晚竹

樹雲石至欲引妻子抱琴書以終老豈肯受人之憐若王

涯輩者乃當如栢欄之言耳又一則云阻風京口三日同

泊千餘舟忽東風呼號耶許之聲如雷瞬息過郭璞墓迴

視波間突兀真所謂金山一點大如拳也前後帆影層疊

懸挂遮卻半江非茲地不能得此壯觀非滯石尤累日不

能得賈船客船如許之盛乃知世閒失意處反成就無限

快事要須耐煩等耳又一則云山兀然不動而已能使之

斷續隱顯又能使之多少者雲為之也觀雲可以慨悟身

世又一則云有治有亂有盛有衰有得有失有憂有喜有



毀有譽刪除一件不得若欲占住一邊推去一邊此天地鬼神所不能也其閒分數之多寡或有偏在一邊者亦但就百年以內許量耳試從歷劫曠觀定無銖兩輕重又一則云孔子論中庸之聖只遊世不見知而不悔他日贊乾初九乃析爲二語曰遊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遊世自我而言不見是自人而言遊世尚有獨寐寤言永矢弗諼之樂至於不見是則所謂一國非之天下非之幾於俯仰跼踖到此而能無悶直是不見一物洗心退藏之學何以復加此等人出而用世則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又安有亢龍之悔哉觀前三則猶不過達觀之見後二則非知道者不能爲此言矣雖然余更進一解曰得失不過一身是非或關乎天下苟事止一身得失置之可也若明明見有善吾君國者亦概以達觀置之可乎小弁離騷之作惡能無怨於彼婦讒人哉孔子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右郭翼筆記

元人李翀曰聞錄惡世人奉佛之誣辨之凡數千言蓋亦嘗涉獵佛書然皆以麤淺者言之精深之義未有聞也元代蕃僧污穢中國與世之求福利而奉佛者不可不使聞之耳

右李翀辨佛

世非無佛但釋迦本旨爲世人纏縛於富貴聲色惡孽無邊思救之故以身說法屏絕情欲使不累心並父母妻子王位皆棄不顧成道後已爲國王供奉大眾尊榮猶不安居受享日僅一食偏乞城中食已則說法度人以示不肯素食之義何等謙卑何等志願宜其爲天人鬼神之所欽



服也其以禍福言者世人愚昧非禍不足以生其恐懼戒  
謹之心非福不足以生其嚮往悅慕之心猶之帝王治天  
下爵祿刑賞以馭天下之意云爾然佛本欲人不貪富貴  
聲色若仍以此富貴聲色欲動世人則非立教本旨矣故  
別爲福德之說曰若能舍此世間之富貴聲色自有世外  
之富貴聲色不可思議卽所謂極樂世界者也此世界中  
各人現處之地先時纏縛沈迷於富貴聲色得之則忻喜  
歡愛貪戀不捨失之則憂懼憤怒愁苦怨恨展轉煩惱此  
心若焚一旦恍然大悟此皆浮雲幻相變滅須臾非實  
境則煩惱頓除無所罣礙心神爽然耳目開朗如脫離火  
宅遍體清涼豈不快哉人猶是人也事猶是事也地猶是  
地也日月猶是日月天猶是天世界猶是世界也我前日  
所爲忻喜歡愛貪戀不捨憂懼憤怒愁苦怨恨之心纏縛  
沈迷無限煩惱者今一旦爽然開朗出火宅而就清涼心  
境一變則所見所聞所思別是一世界是卽目前之極樂  
世界矣凡夫愚昧以妄爲實故佛旣說種種法已復恐人  
旣知眼前富貴聲色之非實又思種身後來生之福終不  
離人天果報則是妄中轉妄故金剛般若心經隨說隨掃  
反覆叮囑付囑欲人捨渡河之筏也凡夫愚昧不能解佛  
所說法其求極樂世界之心仍是求富貴聲色之心其欲  
生淨土之心仍無異求人天果報之心六朝以來世主好  
佛好僊無非富貴聲色已極貪著不已或更求長生或種  
福死後其好佛也猶是求僊之心耳豈佛所以立教救世  
之心哉此達摩東來面斥梁武福田功德之問曰此但人



天小果有漏之因也嗟呼名教自有樂地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卽顏子之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又曰樂人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此則吾儒真實之樂卽佛所謂極樂也蓮池大師學佛者也其言曰我見極樂實無可樂若見可樂與若何殊

右極樂世界在人心

吾儒以治世爲教佛法以出世爲教出世者離此五濁惡世而超天界法界也愚人執著西方以爲佛界夫世俗所謂西天者特音時諸佛所生之地耳其風土人物與諸蕃無異其人依然有死生疾病困苦聲色貨利戰爭姦盜猶夫中國故佛生其地說法以救其人何嘗以彼爲極樂之國乎然則佛天自有其處不在西方明矣吾見學佛者往往猶以往生西方爲念其愚妄邪見何足以當高僧一棒乎

右西方無極樂世界

魏默深海國圖識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長一國一時師長數十國數百世故自東海以至西海自北極以至南極國萬千億里數人恆河沙數必皆有人焉魁之桀之綱之紀之離之合之語其縱則西域自佛未出世以前皆婆羅門教以事天治人爲本卽彼方之儒自佛教興而婆羅門教衰佛教衰而婆羅門教復盛一盛爲耶穌之天主教再盛爲穆罕默德之天方教皆婆羅門之支變婆羅門教游方之內者也佛教游方之外者也語其橫則自中



南東三印度而緬甸暹羅而西藏而青海漠南北蒙古皆  
佛教自西印度之包社阿丹而西之利未亞洲而東之葱  
嶺左右哈薩克布魯特諸游牧而天山南路諸城郭皆天  
方回教其大西洋之歐羅巴各國外大西洋之彌利堅各  
國則皆天主教與中國安南朝鮮日本之儒教離立而四  
語其支派則佛教分爲三一墨那敏教則印度國舊教一  
名興杜教一大刺麻教即西藏之黃教一墨魯赫教即西  
藏之紅教一名墨低蘭教天方回教分爲三一由斯教即  
婆羅門舊教一馬哈墨教即穆罕默德所創行於阿丹者  
一比阿釐教則其兒子所傳行於巴社都魯機者天主教  
總名爲克力斯頓教亦分爲三一加特力教乃意大利亞  
所行天主舊教一額利教一婆羅特士頓教則諸國所後  
起大都有不供偶像而尙供畫像及禮拜前賢生日者有  
一切不供惟敬天主者有供十字者有不供十字者世傳  
西洋惟英吉利一國獨闢天主教不知英夷所闢者加特  
力教爾故英夷國王將立則國人必會議約新王肯加特  
立教而尊婆羅特士頓教始即位英夷何嘗盡闢克力斯  
頓教哉又有道教散處各國子身修煉名巴柳士良教歐  
羅巴利未亞洲皆有之特不及各教之紀年建朔云自道  
術分裂儒分八墨分三釋道亦各分數支同中立異門諍  
堅固於一教中且自相胡越况欲並包殊方泯其畛域會  
其大同此必不然之數廣谷大川異俗民生其間剛柔輕  
重遲速異齊 皇清能並回部不能使天山南路舍回  
教而被儒服能服蕃蒙不能使西藏漠北舍黃教而誦六



經鄂羅斯兼並西北英吉利蠶食東南而不能使白帽黃  
帽之方盡奉天主故曰因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異其  
宜 右魏無深論諸教

海國圖志諸國教門表曰東南南洋海岸之國除安南兼儒  
佛二教外暹羅緬甸佛教南掌老撾整線各國並同東南  
洋海島之國除日本琉球兼儒佛二教外小呂宋島舊本  
土蕃無教門明以來西洋據此地行加特力教大瓜哇島  
蘇祿文萊等舊佛教今回教小瓜哇島葛雷巴等亞齊島  
蘇門答刺三佛齊等皆舊佛教今回教西南洋五印度各  
國除西藏及蒙古皆刺麻黃教外東印度榜葛刺南印度  
孟邁錫蘭等中印度温都斯坦皆墨那敏佛教西印度包  
社舊佛教今比阿釐回教或曰卽巴柳士艮教西印度阿  
丹舊佛教今馬哈墨回教又由斯回教北印度克什彌爾  
舊佛教今馬哈墨回教南都魯機舊佛教今阿比釐回教  
兼由斯回教又有加特力教其慈嶺以西之哈薩克布魯  
特巴達克山愛烏罕布哈爾放罕慈嶺以東之八城回部  
自明以來皆改佛教爲馬哈墨回教小西洋利未亞洲各  
國內伊楫國由斯回教額利教加特立教亦有佛教阿邁  
司尼國由教加特力教東利未亞洲八部內六部未詳何  
教其二部屬阿丹馬哈墨回教北利未亞四部馬哈墨回  
教西利未亞廿四部小國土蠻祀鬼不知教門南利未亞  
四部亦小國土蠻祀鬼不知教門中利未亞二十五部馬  
哈墨回教大西洋歐羅巴洲各國葡萄亞國加特力教荷  
蘭國婆羅特士頓教彌爾利王與荷蘭同國而別奉加特



力教佛蘭西國加特力教英吉利國婆羅特士頓教意大利國加特力教耶馬尼國二十七部半加特力教半婆羅特士頓教歐塞特釐阿國加特力教婆羅特士頓教塞牙里與同國亦兼有二教波蘭國加特力教綏林國婆羅特士頓教領墨國瑞國皆加特力教普魯社國或由教或墨低蘭教或加特力教或婆羅特士頓教北都魯機國阿比釐回教北洋俄羅斯國各部內大俄羅斯十七部西俄羅斯八部東俄羅斯五部小俄羅斯三部南俄羅斯五部加西俄羅斯四部皆額利教西南新藩俄羅斯五部馬哈黑回教以本回部故也東北新藩俄羅斯四部刺麻佛教以近蒙古部落故也外大西洋墨利加洲各國內北洲彌利堅國二十七部或加特力教或婆羅特士頓教北洲智利國或加特力教或婆羅特士頓教其餘北洲內墨西利等國南洲內亨露國金加西臘國伯西爾國智加國教門未詳余按默深此表蓋本歐羅巴人四洲志而作四洲志言加特力教萬有千六百人額利教七千萬人婆羅特士頓教四千二百萬人由教約四五萬人馬哈墨教萬有二千萬人巴柳士良教七千三百萬人墨那敏教七千萬人大刺麻教五千萬人墨魯赫教四千萬人共計各教六萬七千一百萬人默深曰克力斯頓乃西洋本教或能悉其多寡至西藏蒙古之佛教新疆南路之回教與各洲之道教英夷何由籍其人數耶余謂夷人夸其博識與僧徒道流撰經好爲誇張以聳人聽信何所不至固非吾儒大中至正徵文考獻之比即天主既分三教互相攻擊爭奪取



勝彼此未必肯以實在人數相告則所云萬有千六百萬  
人七千萬人四千二百萬人者且不足信况其他耶是亦  
不足嗤矣

右諸國教門考

虞道園有鳴鶴餘音爲蘇武慢十三闋晚年退閒與馮尊  
師唱和之作也在詞家雖非當行然讀之飄然有凌雲之  
意今錄其十闋云自笑微生凡情不斷輕棄舊磯垂釣走  
馬長安聽鷺上苑空負洛陽年少玉殿傳宣金鑾陪宴屢  
草九重丹詔是何年夢斷槐根依舊一蓑江表 天賜我  
萬疊雲屏五湖煙浪無限野猿沙鳥平明紫閣日宴元洲  
晞髮太霞林杪蒼龍騰海白鶴衝霄顛倒一時俱了望清  
都獨步高秋風露洞天初曉 其一 山月來時海風不動平  
地玉樓瑤宇桂子飄香露華如水自按洞簫如縷杳杳冥

冥泠泠慙慙青鳥頻傳芳語太微中鸞鶴相求盡是舊時

眞侶 君聽取列豹重關鼓雷千吏天界更多官府石女

簪花木人勸酒爲我此閒聊住高唱微吟揮毫萬丈塵世

等閒今古看空山一色青青何處斷雲殘雨 其二 皓月清

霜釣舟如葉閒渡小溪澄碧銀漢無聲玉虹橫野斗柄正

垂天北半幅烏紗數莖華髮一雨野鳧飛鳥問回僊城南

老樹能見幾何今昔 西華頂十丈高花九天秋露結就

翠房瑤室脫屣非難凌空何遠三咽雪融冰液辟穀神方

餐霞眞訣一去更無消息笑人間長住虛空誰似一輪紅

日 其五 對酒當歌無愁可解是箇道人標格好風過耳皓

月盈懷清淨水聲山色世上千年山中七日隨處慣曾爲

客盡虛堂北斗南辰此事有誰消得 曾聽得碧眼胡僧



布袍滄海直下釣絲千尺掣取鯨魚風雲變化不是等閒  
奇特寒暑相推乾坤不用歷劫不為陳迹可憐生忘卻高  
年長伴小兒嬉劇其六憶昔坡公夜遊赤壁孤鶴掠舟西  
過英雄消盡身世茫然月小水寒星大何似漁翁不知今  
古醉傍蓼花燃火夢相逢羽服翩翩未必此時非我誰  
解道歲晚江空風帆目力橫架賦詩江左清露衣裳晚風  
洲渚多少短歌長些玉宇高寒故人何處渺渺予懷無那  
歎乘桴浮海飄然從者未知誰可其七十載燕山十年江  
上慣見半生風雪對雪無舟泛舟無雪不遇並時高潔斷  
港殘沙今茲何夕一似剡溪歸越但嶽蓬數尺梅花人迹  
鳥飛俱絕君不見五老峯巔浮邱絕頂笑我早生華髮  
返老還童易麤爲妙定有九還丹訣霽景浮空天光炫海

一體本無分別便堪稱六一僊公千古太虛明月其八六

十歸來今過七十感謝聖恩嘉惠早眠晏起渴飲飢餐自  
己了無星事數卷殘書半枚破硯聊表秀才而已道先生  
快寫能吟真是去之遠矣沒尋思挂箇青黎靴雙芒屨  
走去渡頭觀水逝者滔滔來之滾滾不覺日斜風細有一  
漁翁驀然相喚你在看他甚底便扶攜穿起鮮魚博得一  
樽同醉其十十年窗下見古今成敗幾多豪傑誰會誰能  
誰不濟故紙數行明滅亂葉西風遊絲春夢轉轉無休歇  
爲他憔悴不知有甚干涉寥寥無住閒身盡虛空界一片  
中霄月雲去雲來無定相月亦本無圓缺非色非空非心  
非佛教我如何說不妨跬步蟾蜍飛上銀闕未附無俗元  
詩人四大家文靖學問湛深文九醞厚此雖小詞亦足使



人嚮往也

右虞文靖鳴鶴餘音

古人文章妙處全是沈鬱頓挫四字沈者如物落水必須到底方著痛癢此沈之妙也否則仍是一浮字鬱者如物蟠結胸中展轉縈遏不能宣暢又如憂深念切而進退維艱左右窒礙塞阨不通已是無可如何又不能自己於是言數轉一意數迴此鬱之妙也否則仍是一率字頓者如物流行無滯極其爽快忽然停住不行使人心神馳嚮如望如疑如有喪失如有怨慕此頓之妙也否則仍是一直字挫者如鋸解木雖是一來一往而齒鑿巉巉數百森列每一往來其數百齒必一一歷過是一來凡數百來一往凡數百往也又如歌者一字故曼其聲高下低徊抑揚百轉此挫之妙也否則仍是一平字文章能去其浮率平直之病而有沈鬱頓挫之妙然後可以不朽楚辭史記李杜詩韓文是也嗟呼此數公者非有其仁孝忠義之懷浩然充塞兩閒之氣上下古今窮情盡態之識博覽考究山川人物典章之學而又身歷困窮險阻驚奇之境其文章亦烏能若是也哉今不求數公之所以爲人而惟求數公之所以爲文此所以數公之後罕有及數公者也

文貴沈鬱頓挫

在

南宋劉過字改之詩名龍洲集七言佳處頗近黃陸風格今錄其數首於此喜雨寄徐東陽云和州昔有賢從事今作東陽父母官百里望風皆畏易四郊得雨及時難秋成有望米價減水滿不爭民業安詩事定多公事少不妨閒寄故人看呈胡季解云老病疏慵藥不醫癡狂罵坐欲伺



爲前生縱使希真是已死尙存忠簡知顛倒六經鸚鵡舞  
瀾翻一曲竹枝詞雖然結韉王孫僧人以此賢張釋之南  
康邂逅吳運判云一節西來已駭傳不堪歸去便湘川舟  
行彭蠡輕文種酒到潯陽酌樂天臺諫久無公議論朝廷  
新有驟除遷臣心畢竟終憂國不敢瞻烏涕泣然張帥幹  
席上云海樹婆娑日出東一年窮處已殘冬春衫溼到西  
湖雨魂夢覺來長樂鐘梅擲白英樓壓鳳燈挑紅焰劍纏  
龍便教分閫持麾去未愜平時錦繡胸放翁坐上云林霧  
霏霏曉意涼野梔纔藥已傳香幸哉世事日相遠怪底詩  
情老更狂臘蟻三盃浮重碧春膏一幅研輕黃何如放浪  
形骸外盡乞江湖作酒鄉贈永嘉張相士云青城遊遍蜀  
中山歸看公卿飽已諳桀驚稍能兒德祖興亡何關百曹  
參諸公富貴紙上語滿座風雷終日談我似北人君記取  
偶然畱滯在東南南康天開圖畫樓云樓外煙波渺去鴻  
樓頭廬阜翠摩空故知造物鋪張巧不費丹青點染工赤  
壁江山橫夜月輞川亭館臥秋風祇今滿地無圖畫盡在  
西灣杳靄中自述云扁舟送客出姑蘇曉泊吳江夜雨餘  
波浪稍平風力定青黃相聞橘林疏匆忙旅館催行酒草  
率盃盤旅買魚與我壁閒題歲月無人爲作小王書精神  
凋耗鬢毛衰劫火光中第幾回無可柰何教老去有時猛  
省忽愁來師崇道學元非僞客寄蘇州卻類歎明日重陽  
又佳節得錢且醉菊花盃改之嘗與辛稼軒楊誠齋周益  
公陸放翁諸人以詩往還晚作學官詩雖工緻不及諸公  
而清曠之氣非胸次凡俗者可及也詩中已死尙存忠簡



知豈謂趙忠簡耶趙公以紹興八年戊午再罷相十年  
庚申被竄海南遂卒於貶所在紹興十七年丁卯計其年  
似不相接疑當是胡忠簡也又有張忠簡與胡皆孝  
宗朝人又云師崇道學元非偽陳賈請禁道學在孝宗淳  
熙十年癸卯是時王淮方相未幾周必大留正趙汝愚相  
繼秉政邪說尙未橫行及甯宗慶元元年乙卯趙汝愚以  
貶竄死余端禮京鏗謝深甫相乃禁用偽學之黨削朱子  
官竄蔡元定召陳賈爲侍郎矣詩言臺諫久無公議論朝  
廷新有驟除遷指此事也興亡何關百曹參或謂葛邲陳  
自強輩耶

右劉改之詩

古人印綬皆佩帶在身其印製小不過寸漢書嚴助言陛  
下以方寸之印尺二之組鑲撫方外是也至宋史輿服志  
諸王及中書門下印二寸一分樞密宣徽三司尙書省諸  
司印方二寸節度使印方一寸九分餘印方一寸八分則  
較古印倍之然未有如今印之大也古印四品以上銀爲  
之紐作龜形蓋本于漢制漢百官表凡吏比二千石以上  
皆銀印青綬注衛宏漢舊儀曰諸侯王印黃金橐駝紐文  
曰璽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印龜紐文  
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  
印鼻紐文曰印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輿解龜在景平李善  
注牽絲初仕也解龜去仕也余按元輿乃晉安帝年號安  
帝以丁酉年卽位戊午年爲劉裕所弒景平乃宋營陽王  
年號甲子年爲徐羨之所弒是年八月後卽文帝元嘉元  
年靈運旋見誅矣謝仕晉宋間前後蓋二十年于此可見



今人所用馬軋椅卽古之胡牀也其製以四木交叉兩長兩短中以皮爲座長木後靠作背可仰臥故有牀名始製自北邊外軍中用之行則收合可挾以走故曰胡牀其後非軍中亦用之矣晉劉琨坐而嘯咏通鑑唐征高麗郝處俊據胡牀食乾糲胡注曰胡牀卽今之交牀者是也亦可挂壁開魏裴潛爲兗州太守嘗作一胡牀及其去雷以挂柱梁簡文帝詩不學胡威編甯挂裴潛牀大白詩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牀觀此是古時貴者所坐今則常人通用之矣吳梅村投贈馬開府詩五管風清持使節百蠻風靜據胡牀可見 國初時猶不能妄用也 右馬軋椅

樂府載齊武帝作估客樂云昔經樊鄴役阻朝梅浪者意追往事意滿辭不敘自作此曲令釋寶月被之管絃帝遂敷乘龍舟遊江中以絳越布爲帆綠絲爲帆緯篙者悉著鬱林布作淡黃袴舞此曲用十六人云楊升庵謂史稱武帝節儉自言朕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然其從流忘反之奢如此貽厥孫謀何怪乎金蓮步地也余謂帝王歌辭自有氣象如漢高帝大風之歌何嘗不於富貴後感慨故鄉貧賤時而其意則欲得猛士以守四方故能開四百年基業今齊武於貴後感往時阻潮梅渚覺今日貴爲天子遂自謂意滿何其氣象之隘耶宜國祚之不永也至於帝王遊幸龍舟用布帆絲緯舞人著淡黃布袴此不足爲奢侈較諸錦帆彩女爲何如耶升庵之譏似未爲得爾寶月以僧人而預天子歌舞之事與倖臣無異蓋當



時佛法盛行風氣已如此矣達摩烏得不東來乎

在

齊武帝樂府

升庵詩話謝朓酬王晉安詩南中榮橘柚甯知鴻雁飛後人不解此句之妙晉安卽閩泉州也南中榮橘柚卽諺云樹蠻不落葉也甯知鴻雁飛卽諺云雁飛不到處也樹不凋雁不到本是瘴鄉乃以美言之此是隱句之妙升庵此言善矣古人詩文用意無不婉切所以情味耐玩今人詩文只一覽便盡故情味淺泛由不知隱句露句之別也其實不難曉只是明說不如暗說正說不如反說順說不如倒說爾總之古人詩不苟作故妙今人詩文不及古人病正在一苟字無情而作無才而作無學而作無爲而作皆苟也升庵又愛梁元帝韋應物螢火二詩謂比之杜子美則杜似太露元帝詩曰本隨秋草并今與夕風清紫空若星隕拂樹似花生屏疑神火照簾似夜珠明逢君拾光彩不惜此身輕蘇州詩曰月暗竹亭幽螢光拂席流還如故園夜又度一年秋暫愜觀書興何慙秉燭遊府中徒冉冉明發好歸休余謂蘇州咏物不著滯故應佳勝元帝之作惟末二語意味佳前六語亦退之縞帶銀盃之比耳何能勝子美耶升庵性好六朝以同時何李皆尊尙子美故其說如此

升庵詩話云庾信之詩爲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豔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豔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言之曰綺多傷質豔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



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豔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豔清新槩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右升庵論庾詩可謂得之矣其論宋詩則非宋人妙處升庵何嘗知之由其不喜宋人詩也歷代詩人不一其體各有長短當取其盛者言之豈可一語抹煞耶元人若虞道園吳立夫未嘗不老成也升庵謂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卻遠矣匪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余謂此言誤矣三百篇惟國風多言情耳雅頌諸作八九言理直賦其事何嘗盡主情耶至於春秋時列國卿大夫及周秦兩漢諸子援引詩辭何一不主理言至於聖門說詩尤主理言論語孝經禮記所載指不勝屈豈聖門諸賢解詩皆非反不及唐人耶姑舉一兩端言之孔子謂可與言詩者莫如子夏子貢二子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夫子答以繪事後素而子夏遂有禮後之悟若自升庵言之則正喜巧笑之倩美目之盼爲形容美人之工謂作詩者當極力揣摩倩盼二字矣又如夫子與子貢論貧富而子貢卻舉切磋琢磨之詩爲言此詩本篇中何嘗言貧富乎若如升庵言則子貢之說直是支離矣升庵自好爲六朝唐人之詩可耳何必如此說三百篇乎其所爲詩話極以聲情綺麗爲尙雖亦詩之一端然不得以此槩盡詩道也

升庵他日又云宋詩信不及唐然其中豈無可匹體者在選者之眼力耳如蘇舜欽吳江詩月從洞庭來光映寒湖



凸四顧無纖塵魚躍明鏡裂王半山雨詩云山中十日雨  
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紋欲上人衣來孔文仲早行云客  
行謂已旦出視見落月瘦馬入荒陂霜花重如雪崔鷗春  
日云落日不可盡丹林紫谷開明明遠色裏歷歷暝鴉回  
寇平仲南浦云春風入垂楊煙波漲南浦落日動離魂江  
花泣微雨郭功甫水車嶺云千丈水車嶺懸空九疊屏北  
風來不斷六月亦生冰蘇子由中秋夕云巧轉上人衣徐  
行度樓角河漢冷無雲冥冥獨飛鵲旅行云猿狖號枯木  
魚龍泣夜潭行人已天北思婦獨江南朱文公雨詩云孤  
鐙耿寒焰照此一窗幽臥聽檐前雨浪浪殊未休張南軒  
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霏霏半  
空雨東渚云團團陵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空林影卻下

碧波中麗澤云長吟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  
前長春水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  
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舸亭水清魚可數卻上采  
菱舟乘風過南浦五詩有王維輞川遺意誰謂宋無詩乎  
余謂升庵此言蓋當時何李諸人詆薄宋人太過不能厭  
服人心故取其近於唐音者摘錄數首以塞眾口耳宋人  
佳篇何止此耶

升庵說詩善處自不可沒如謂作詩用字當有出處語意  
須有含蓄自是正論又歷舉古人詩不知其用意用字所  
本不可妄改余記其數條於此曰古書不可妄改如曹子  
建名都篇膾鯁胎蝦寒鼈炙熊膾此舊本也五臣妄改  
作魚鼈不知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



法鹽鐵論羊淹雞寒崔駟傳亦有雞寒曹植文寒鷓蒸麩

劉熙釋名韓雞為正古字韓與寒通也瑩按此所引寒鷓

矣豈皆韓國之饌耶蓋饌用熱食者其常也而亦或有時以寒食為美今人熟物之後冷而食之或連羹凍食者多矣

王維老將行恥令越甲鳴吾君此舊本也近刻改作吳

軍不知此出劉向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者

王田於囿左轂鳴軍左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越

甲至其鳴君豈在左轂之下哉唐鄭培詩我壘三和夕文

苑英華改和作秋不知孫子兵法兩君相對曰和戰國策

章子為齊將與秦軍交和而舍又楚策開西和門註軍門

曰和孟蜀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煙條萬

縷金不分錢唐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松下用古樂府

小小歌何處結同心西陵松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取

松唐人所謂尊題格也後人改作松下語意索然矣

西陵松柏之語蓋用魏武遺教銅雀伎望

吾西陵墓田意蘇小亦伎故此事用之耳又曰觀樂生愛

收古書言有一種古香可愛余謂此言未矣古書無訛字

轉刻轉訛莫可考證余於滇南見故家收唐詩紀事抄本

甚多近見杭州刻本則十分去其九矣刻陶淵明集遺季

札贊草堂詩餘舊本書坊射利欲速售減去九十餘首兼

多訛字余抄為拾遺辨誤一卷先太師收唐百家詩皆全

集近蘇州刻則每本減去十之一如張籍集本十二卷今

止三四卷又傍取他人之作入之王維詩取王涯絕句一

卷入之訛於人曰此維之全集以圖速售今王涯絕句一

卷在三舍人集中將誰欺乎此其大關係者若一句一字

之誤尤多略舉數條如王渙李夫人歌修嫫穠華銷歇盡



修媿訛作德所武元衡詩劉琨坐嘯風清塞訛作生苑劉

現在邊城則清塞字為是焉得有苑乎杜牧詩長空澹澹

沒孤鴻今妄改作飛鳥沒平仄亦拘矣瑩按此語不然飛

健沒孤鴻乃常語耳揚如靡弱之音故不喜也杜詩七月六日苦炎蒸俗本蒸作

熱瑩按唐太宗詩云世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杜或本此何便以為俗乎紛紛戲蝶過開幔

俗本開作閒不知子美父名閒詩中無閒字瑩按子美父名閒其字从

木乃防閑之義與从還歡卜夜關今俗本作卜夜閒會閃

朱旗北斗殷妄改殷作閒成何文理前人已辯之矣劉巨

濟收許渾手書其詩湘潭雲盡暮煙出今俗本煙作山亦

是淺人妄改湘水多煙唐詩中流日暮見湘煙是也煙字

大勝山字李義山詩瑤池宴罷留王母金屋修成貯阿嬌

俗本作玉桃偷得憐方朔似小兒語耳瑩按此二本未易

而王母與阿嬌兩以婦人言未免犯複則不如用方朔事而王母在其中也書所以貴舊本者

可以訂訛不獨古香可愛而已又曰陝西近刻左克明樂

府本節郭茂倩樂府詩集誤字尤多如讀曲謔云逋髮不

可料憔悴為誰覩逋髮謂髮之散亂未料理也今改作通

髮何解也又烏棲曲云宜城醖酒今行熟醖酒重釀酒也

不知何人改作投泊醖酒熟則有理投泊豈能熟也雖郭

本亦誤按北堂書抄云宜城九醞酒曰醖酒并引此句晉

白紵舞辭羅絳徐轉紅袖揚何承天芳樹曲微颺揚羅絳

皆誤絳作鞋又曰甯戚飯牛歌康浪之水白石爛康浪水

在今山東見一統志可考今樂府誤作滄浪之水滄浪在

楚與齊何涉駱賓王文云觀梁父之曲識臥龍於孔明歌

康浪之歌得飯牛於甯戚此可以證近書坊刻駱賓王集



又妄改康浪作康衢自是堯時事與甯戚何涉也又如梁  
 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十二牒李白詩屏風九疊雲錦張  
 牒即疊也宋詞屏風疊疊開紅牙今改疊作曲非王季友  
 觀於舍人壁山水畫云野人宿在人家少唐音誤人家作  
 山家既云野人何得少宿山家耶杜牧之江南春云十里  
 鶯啼綠映紅今本誤作千里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  
 映紅誰人見得若作十里則鶯啼綠紅之景村郭樓臺僧  
 寺酒旗皆在其中矣瑩按此亦不然杜詠江南春乃總言  
 江南春景非指一處故下云南朝回  
 多寺且十字亦犯複自以千里為是又寄揚州韓綽判官  
 云秋盡江南草未凋俗本作草木凋秋盡而草木凋自是  
 常事不必說也况江南地暖草木不凋乎瑩按江南草木  
 未嘗不凋但稍  
 遲此時杜牧在淮南今壽州一帶而寄揚州人者蓋厭淮南之  
 搖落而羨江南之繁華若作草木凋則與青山明月玉人  
 吹簫不是一套事矣又如陸龜蒙宮人斜詩草著愁煙似  
 不春只一句便見墳墓悽惻之意今本作草樹如煙似不  
 春草樹如煙正是春景如何下得不春字讀者往往忽之  
 亦食不知味者也

又引范元實詩話曰白樂天長恨歌工矣而用事猶誤  
 峩峩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行峩峩山也當改云劍門山  
瑩按劍門乃入蜀大道可云少人行乎白以峩峩為蜀中  
 名山其下人行甚少以言蜀道艱難常人且少行者明皇  
 以天子蒙塵至此為可悲歎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  
 私語時長生殿乃齋戒之所非私語地也華清宮自有飛  
 霜殿乃寢殿也當改長生為飛霜則善矣按鄭嶠津陽門  
 詩金沙洞口長生殿玉嶽峯頭王母祠則長生殿乃在驪



山之上夜半亦非上山時也又云飛霜殿前月悄悄迎風  
亭下風颼颼據此元實之所評信矣瑩謂元實范祖禹子  
秦少游婿也升庵喜以考博談詩未免好新尙異之過如  
元實言以長生殿爲齋戒之所自必有所本固不敢妄定  
是非若鄭嵎之詩可據則驪山自有長生殿矣驪山爲巡  
幸之所華清宮之建以湯泉在此所謂離宮別館也齋戒  
大事豈有建至山上遊幸之理若是齋宮當在大內考雍  
錄云華清宮開元十年建初名溫泉宮天寶六載始改華  
清明皇每歲十月往幸歲盡乃歸與通鑑正合或十月有  
事則十二月正月從無七月往者白詩旣云七月七日則  
非驪山矣若云齋宮豈有攜妃嬪往者似亦非齋宮也此  
歎前以華清溫泉與昭陽殿蓬萊宮雜舉未嘗以長生殿  
屬驪山且亦鴻都道士虛渺之言詩人迷離其詞何可徵  
實耶

升庵謂李太白始終學選詩杜子美好者亦多是效選詩  
後漸放手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逸不可當升庵此言良是  
六朝人詩字句意格無不精造生新故少陵云熟精文選  
理李杜大家特變其貌耳後人不知此理輕易開口下筆  
故流易淺俗雖名家不免此病其去古人之遠莫不由此  
升庵說杜詩白首重閨止觀經引佛經云止能捨樂觀能  
離苦又云止能修心能斷貪愛觀能修慧能斷無明止如  
定而後能靜觀如慮而後能得也余謂捨樂離苦二義解  
止觀甚精包括一切矣修心修慧已是賸語升庵更援定  
慮之義似可不必又解波漂菰米沈雲黑四句云皆有所



本但變化之極其妙耳隋任希古昆明池應制詩曰回眺  
牽牛渚激賞鏤鯨川便見太平宴樂氣象今一變云織女  
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讀之則荒煙野草之悲見  
於言外矣西京雜記云太液池中有雕菰紫籜綠節鳧雛  
雁子唼喋其閒三輔皇圖云宮人泛舟採蓮爲巴人櫂歌  
便見人物游嬉宮沼富貴今一變云波漂菰米沈雲黑露  
冷蓮房墜粉紅讀之則菰米不收而任其沈蓮房不採而  
任其墜兵戈亂離之狀具見矣杜詩之妙在翻古語因悟  
杜詩之妙如此四句直下與三百篇牂羊贖首三星在罍  
同升庵此說甚好

升庵解舍南舍北皆春水引韋述開元譜云倡優之人取  
媚酒食居於社南者呼之爲社南氏居於北者呼之爲社  
北氏杜詩正用此事後人不知乃改社作舍余謂杜公小  
屠澆花溪者取其偏僻也故又有詩云幽棲地僻經過少  
與此詩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情景正同若  
作社南社北則是倡優繁華之地與幽棲地僻全相反矣  
何以云皆春水又何以云但見羣鷗乎且杜公雖狂放亦  
何至自託倡優所居閒擇言不倫若此乎宜爲錢牧齋之  
所糾也

升庵又摘韓文公贈張曙詩云久欽江總文才妙自歎虞  
翻骨相屯以忠直自比而以姦佞待人豈聖賢謙己恕人  
之意哉考曙之爲人亦無姦佞似江總者若曰以文才論  
何不以鮑照何遜爲比而必曰江總乎此乃韓公平生之  
病處而宋人多學之謂之占地步心術先壞矣何地步之



有余謂升庵此論可謂深文矣唐人推重江總文才由來  
久矣前身應是陳江總名總還須字總持非唐人語乎當  
時欽羨才人以江總為比可見江總才名盛於唐代也六  
朝才人多矣獨言江總者以其身入唐代為一朝文人之  
先聲也韓公以江總稱張曙不過以其文才相似稱之且  
曰久欽文才之妙語義甚明何嘗以奸佞待之虞翻謫廣  
州韓公亦貶潮州同一嶺南故以自歎何嘗以忠直自誇  
如此論詩是舒直李定輩有心鍛鍊烏臺詩案也不亦大  
傷風雅乎又如少陵以庾信比太白又以自比若以人品  
言之則庾信以南朝人屈身北朝悉事數姓豈以譏太白  
且自譏耶又如劉夢得送李僕射云稚子爭迎郭細侯若  
必求其疵則郭仍自哀平閒辟大司空王莽時為并州牧  
及光武時復為并州亦非佳士安得完人而稱之乃無語  
病哉張曙蜀人升庵每誇蜀中名賢疑昌黎輕之又生平  
厭宋人言理學遂泝源而誣及昌黎豈洛蜀分黨之見異  
代猶不能忘歟此明人所以有正楊之作也

九條

右楊升庵說詩

今成都西城外五里草堂寺有康熙十年碑司理朱嘉徵  
撰文曰益州西郊十里梵安寺古刹也亦名浣花溪寺不  
知創自何代杜少陵築室其西白題曰草堂今地以人重  
因名草堂寺引曹能始名勝志冀國任夫人為旭上人浣  
衲溪中百花俱滿溪由是名寺蓋在公之前又引唐書肅  
宗上元元年公至成都寓浣花溪寺二年裴冀公冕出牧  
為公卜築浣花溪居云云是但知寺在草堂前而猶以草



堂名寺在公後也余按錢牧齋杜詩箋云北山移文李善註引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容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山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山茨所謂草堂之靈也草堂寺自梁時已有之故李德裕記云精舍甚古甫卜居浣花里近草堂寺因名草堂志云寺枕浣花溪接杜工部舊居草堂俗呼草堂寺此大誤也右錢義甚明康熙十年作碑者不見錢書故仍沿俗說今此碑具完其文載通志恐誤後人特舉錢說正之且知杜公以草堂名其居有所本非漫然也

右草堂寺

王阮亭漁洋詩話言奉使蜀中道過劍州鄧艾廟命地方官毀之改祀姜維且題詩曰劍閣至今思伯約蜀丞翻祀棘陽兒此事大快人心風力不小余按唐人唐彥謙過鄧艾廟詩云昭烈遺黎死尙羞揮刀斫石恨譙周如何千載畱遺廟血食巴山伴武侯則鄧艾有廟久矣此人心之所同恨也獨怪千百年宦蜀諸公名賢不少何以無人料理及此直待漁洋一過客爲之然後知興廢有數雖血食一方之鬼猶必有待而更替也按王象之蜀碑記隆慶府有魏太尉鄧艾神廟記唐長慶四年刺史邢丹題又有鄧艾衛聖侯碑唐中和五年刺史郭淮立石是唐時鄧艾之祀方盛故唐彥謙不然之也宋隆慶卽今劍州象之又云南平軍有姜維碑在吹角壩穴內相傳爲姜維碑今已磨滅余按宋南平軍今重慶府南川縣也吹角壩在涪州堡象之云壩有古磨崖風雨駁剝苔蘚侵蝕惟識建安二字他不可辨

右王阮亭毀鄧艾廟



王陽明夢郭璞示詩極言王導之姦寤而作紀夢詩人少見其詩也升庵詩話全載之陽明本不以詩鳴景純作頗淺陋不類蓋歿已千數百年精靈雖存不能以生前工力望之矣今錄於此曰愼嘗反復晉書目王導爲叛臣頗爲世所駭異後見崔後渠松窗雜錄亦同余見近讀陽明紀夢詩尤爲卓識自信鄙說之有稽而非謬也其自序曰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余且極言王導之姦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略嗟乎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宥有數千載下尙懷憤不平若是者耶詩云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僊不可到金銀宮闕尙嶙峋中有僊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煙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厯厯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姦老猶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負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顯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真袖出長篇再三說覺來字字能書紳開窗試抽晉史閱中聞事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噴不成之語以筮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猶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龔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



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箕游八垠彼敦之徒草木糞土  
臭腐同沈淪郭景純夢中詩曰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  
時人不我識遂傳耽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覬諸謝  
豈不力作仁見其底所以敦者儔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  
百口未負託何忍置之於死地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  
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拊膺悲晉室諸  
公亦可恥舉目山河待歎非攜手登亭空灑淚王導眞姦  
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重與寫眞記固知倉卒不成  
文自今當與頻詭戲儻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

石王陽明夢郭璞詩

升庵又云東坡先生在杭州潁州許州皆開西湖而杭州  
之功尤偉其詩云我在錢塘拓湖淥大堤士女爭昌丰六  
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山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  
席卷蒼雲空此詩史也而注殊略今按宋長編云杭本江  
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故井  
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所溉千餘頃然湖多葑近歲  
廢而不理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  
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潮渾多淤河行闌閘中三年  
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  
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  
閘以爲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閒至湖上周視良  
久曰今願去葑葑田如雲將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環  
湖往來終日不達若起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  
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堤成杭人名之曰蘇公堤云合是



觀之則公之有功於杭人大矣嗚呼治水之難久矣宋之世修六塔河三股河安石以范子淵李仲昌專其事聽小人李公義宦者黃懷忠之言用鐵龍爪濬川杷天下皆笑其兒戲積以數年糜費百十萬之錢穀漂沒數十萬之丁夫迄無成功而猶不肯止績敗功圯而姦臣李清臣為考官猶以修河問策欲掩護之甚矣宋之君臣愚且戇也視東坡杭湖潁湖之役不數月之間無糜百金而成百世之功其政事之才豈止十倍時流乎升庵論蘇公此事可謂善矣余謂蘇公杭湖之事後人有難繼者二論語曰君不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夫濬湖民之大利也而二十五萬丈之葑田主之者必眾矣其肥也可食其枯也可薪民習已久一旦去之愚民必有泪之者矣公以新法不便而出守天下皆信其愛民况杭人乎信而勞之故民見其利不見其勞一也宋民以前有力役之征大工大役官得用其民不盡給雇值今世但有雇役無力役凡有工官皆計工給值而後行以二十五萬丈之葑田掘而為堤此其夫工不少則工費金錢甚鉅而云無糜百金此必不能行之事時勢不同二也盡心民瘼者惟先期大信於民因其利而為之更相度時勢不傷大費慮乎其可耳

郭璞江賦標以翠翳泛以遊菰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升庵云菰即葑也指為嘉蔬其美可知故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長編即李燾原文升庵頗有刪節長編蓋本之子由所作墓誌又按西湖去葑之議本杭州舊制史載仁宗慶曆初鄭戩知杭州有錢塘湖溉民田數十頃錢氏置撩清軍以蔬導



康輜紀行卷之十三  
淤滯既納國後不治葑土墮塞為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  
益狹戩發屬縣丁夫數萬關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杭州歲  
治如戩法大約其後復弛及東坡守杭時葑復墮塞公乃  
大修之耳故知百世之利非一時之功矣為下必因川澤  
興民利者可不善所因乎  
右東坡開杭州西湖二條

康輜紀行卷之十三終

康輜紀行卷之十四

桐城姚瑩展和甫

杜公愁坐詩曰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  
城水氣昏葭萌氏種迥左擔犬羊存終日憂奔走歸期未  
敢論夫羈旅窮愁之人未有不急切思歸者今日擊蜀道  
之險反以奔走為憂至不敢論歸期其愁思更何如乎然  
葭萌左擔險矣猶內地也以余今日則望左擔如故鄉矣  
因反其意云白頭來異域竟歲狎侏僂救人如堵塗酥  
曝作醫天中冰雪嶺屋角鬼神旗左擔休驚險能歸亦解  
睂楊升庵說左擔云按太平御覽引李克蜀記云蜀山自  
綿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  
又李公肩益州記云陰平縣有左肩道其路至險自北來



者擔在左肩不得度右肩常豫南中志云自夔道至朱提有水步道九道有黑水及羊官水道度三津至險難行故行者謠曰檣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烏欏氣與天通庠降賈子左擔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坂其險如此據此三書左擔道有三綿谷一也陰平二也朱提三也義則一而已宋提今之烏撒雲貴往來之西路也

右左擔道

沈約以吳人作聲韻其韻皆吳音也四聲之說初起南朝一時文士莫盛于南故言韻者莫不從之自唐禮部以取士更為遵王之制矣其實四聲出於五音五音出於五方水土之輕濁不齊五方之言不同其音者天地自然之音也烏得以一方之音而比齊之乎古人書可以同文未聞言可以同音者文由人造音自天成故也宋以後漸覺沈韻之非乃從六朝以前古人有韻之文逐類求之邈元明以迄今日古韻古音之學乃大明矣余少時讀吳才老陳第顧亭林邵子湘江慎修諸家之說深喜之而惜其於古人之音往往彼此牽合未能各以其方求之猶不能得其真也欲自三百篇為主下逮楚辭及周秦漢魏諸子詩賦有韻之文皆彙取其全以地分人再取其文比附其音訂為一書以求古音之真嘗語友人頗然其說而蚤以飢驅奔走四方及從宦後吏事紛紜不暇蒐討此念至今猶耿今老矣方使外域更何能言學偶見楊升庵論沈約之韻未必悉合聲律而今詩人守之如金科玉條若作填詞自可變通甚取元人中原音韻之作余因記此姑引其端以俟後來賢哲周德清中原音韻余家有之乃近世之音非



古音也然亦可見南北音韻之大凡矣

辨古韻當方音

孟子稱柳下惠曰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七篇之中凡再三言之孔子亦稱其言中倫行中慮而其妻之誄辭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乎屈柔從俗不强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歲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爲惠兮合觀孔孟之言與其妻之誄辭然後知柳下之德之全當其生時所見稱於人者特其小焉者耳傳記所載事祇一二不足以彰其實而孔子稱其行中慮孟子稱其進不隱賢其妻稱其蒙恥救民意其爲士師時政事之及於民者多矣三黜之事雖不可考其爲不能枉道以直見黜可知孟子不稱其直而稱其和其妻亦不稱其直而稱其惠若與其自言不類者何也直者君子之一節自好者優爲之不足以盡柳下也和者其德之盛惠者其行之實非柳下不足以當之後世論法全濫至以和惠二字爲申人之德矣循名責實無愧者幾人哉嗟呼宋元以前猶有私諡是清議之所存也私說廢而清議亡矣大官貴戚莫不以有諡爲榮究之賢佞忠姦公論仍在天下又何嘗以一字爲輕重哉師保之名宋明闕寺且被之矣易名之稱復不足恃是以人貴自立也

右柳下惠



揚升庵譚苑醍醐說都鄙二字甚確今記於此都何以訓  
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  
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  
士女雍容閒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卽古之所謂都相如  
傳車從甚都是也邊氓所居叢爾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嗥  
故其閭閻學齋村陋之狀出今諺云野樣卽古之所謂鄙  
老子云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是也

右揚升庵  
都鄙說

升庵考五嶺曰裴氏廣州記云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  
揭陽鄧德明南康記云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  
也在大庾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在桂陽都龐之嶠  
五嶺之第三嶺也在九真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在  
臨賀越城之嶠五嶺之第五嶺也在始安都龐水經注作

都龐萌渚輿地志作明諸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淮南  
子曰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  
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罽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  
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註罽城  
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九嶷在零陵番禺在海南南野餘干  
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併志之於此余按五嶺者皆以  
南越言之裴鄧二說近是小顏漢書注從裴說見張耳陳  
餘傳淮南子乃言五軍所駐之地不云五嶺其文如番禺  
之都餘干之水豈可以嶺言耶尉屠睢卽尉佗也徐廣與  
淮南子文不相應未可強合

右五嶺

余初至廣東過大庾嶺見婦人擔負者首戴席帽如草笠  
空其頂以出髻有帷四垂深約四寸軒其前輕其後嗣至



閩中婦人擔負者亦然嘗語友人曰此卽古者女子出門  
擁蔽其面之義寬大其帽使可視地深其帷所以蔽面也  
今乃淺其帷而軒其前若以爲飾者失古意矣雖然猶存  
古制彷彿嶺以內未之見也士大夫家則越閩亦不然蓋  
出以人輿無事徒步故不用耳朱子守漳州乃制婦人出  
門以藍夏布一幅圍罩其首及項亦寬其前使得視地身  
穿大布寬衣拄杖而行皆良家婦也妓女行則擎雨傘半  
展以罩其首爲良賤之分至今漳州婦人稱蔽首之布曰  
文公兜衣曰文公衣杖曰文公杖蓋變古制而得其意者  
也升庵云古時宮人騎馬多著纂羅全身障之又首有圍  
帽謂之席帽垂絲網之施以珠翠今滇劇中有之至煬帝淫侈欲  
見女子之容詔去席帽戴皂羅巾幘而以席帽油之禦雨  
云唐永徽中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爲淺露開元初宮人  
馬上著胡帽靚妝露面古制蕩盡矣今山西蒲州婦人出  
以錦帕覆面至老猶然雲南大理婦人戴次工大帽亦古  
意之遺焉按錦帕覆面卽朱子爲制之意次工大帽殆卽閩廣  
之制

右蠻婦席帽

蜀之岷江岷古字作汶史記引禹貢岷嶓旣執及岷山之陽岷  
山導江皆作汶蘇秦傳蘇代約燕王曰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  
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皆指  
岷江而言司馬溫公類篇曰字通用也三國志蜀後主至湔登  
觀坂觀汶水之流五代史蜀主王建貶衛尉少卿李鏞爲汶川  
尉徐無黨注汶讀作岷升庵以今讀作問非

右岷江卽汶江

唐人有手勢酒令曰亞其虎膺曲其私根以蹲鴟閒虎膺



之下以鈎戟差玉柱之傍潛虬闕玉柱三分奇兵闕潛虬一寸死其三洛生其五峯謂之招手令解之者曰虎膺謂手掌私根謂指節蹲鴟大指也鈎戟頭指玉柱中指也潛虬無名指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洛謂彈其腕也生其五峯通呼五指也此名五指甚奇余謂唐代佛書盛行以五指屈伸作手勢蓋佛經所謂手訣也唐人戲效之為酒令耳升庵讀五代史史肇宏與蘇逢吉飲酒酒令作手勢引唐人酒令謂其類此譏其以將相大臣而為此態甚於側弁起舞二人宜其罹禍余謂漢晉以後酒宴之間自為起舞各出新名多矣何足譏耶

手勢令見通鑑胡注

右手勢酒令

余幼時見家存先薑塢編修及惜抱先生與人手啓皆空其尾書敬餘二字蓋古人尺牘皆然以俟友朋批答也本以施於尊貴王子敬作佳書與謝安意其必畱安就其後批答還之子敬大恨是其事也今時官中陳事公牘亦然特詳册有正副正書於册副則摘錄事要謂之簡文以俟批示可否上司錄批於册首畱有公案而還其文以存屬案至奏疏對策則空其首幅以待 上批更無副本疏則括其所疏大略揭帖於前以紙細書謂之貼黃考之於古蔡邕獨斷載漢代章奏之式所謂需頭者蓋空其首一幅以俟詔旨批答陳請之奏用之不需頭者申謝之奏用之此其制之所仿也古人奏事朝廷其狀曰疏 國初臣下奏事皆用疏其後分疏摺二體凡公事循例者皆用疏奏上發內閣中書稽核票籤擬其可否然後進呈取旨其事尙未定先陳事之情形非定例可循者則用摺



先至

御前閱之硃筆批示或傳示軍機大臣擬

旨此制初爲軍務機密行之後遂非軍務亦然分別題本爲疏奏事爲摺今內而部科外而各省督撫將軍奏事有所論建舉劾皆摺也而及其身後彙刻其文者概以疏名之乃文之耳

右古人書疏體式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東坡金山詩句也余家江南來此西域過岷山江源又三千餘里矣更反其意云海入江流是我家江源行過路還賒西來寒日多長景爲伴羈人駐歲華

右行過江源詩

家惜翁在鍾山書院日有句云空庭殘雪尙飄蕭時有棲鴉語寂寥久坐不知身世處起登高閣見江潮乃深得寂靜中境界語也余頃寓察木多久之境味不同而白日

寺惟事筆墨雖已近冬至殊不覺晝之短二鼓後就枕熟

睡甫再醒日已照窗閒矣窗外楊柳一株上有棲鴉時作

獨語憶惜翁詩似有所得未知同異也爲句紀之云寒窗

遲日度疎檣鷺嶺秋來已斷青欲問此身真住處棲鴉時

復語空庭又有曉日一首云曉日玲瓏照檻清山高木許

障光明負暄無限萌檐叟先動穹廬挾續情

右棲鴉曉日詩

余始讀江嶺修古音標準及四聲切韻表言三代以上卽

有聲韻舉大司樂皆均之以八聲音韻卽古之均也深服

其論頃見楊升庵譚苑醍醐云唐書樂志古無韻字均卽

韻也五帝之學曰成均均亦音韻書曰命汝典樂教胄子

論語曰成於樂是成均之說也周人立太學兼五帝及二

代之名東學爲東序西學爲瞽宗北學爲上庠南學爲成



均宜學言語者處之成均則均之爲韻也益明矣潘安仁  
笙賦音均不恆曲無定制註均古韻字鷓冠子五音不同  
均然其可喜一也唐書李綱傳引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列  
於士伍據此則均之爲韻其說舊矣旣恨向來讀書之少  
復怪江氏當時何以未及此也蓋楊所引固爲詳明而大  
司樂之言乃均之根據江氏旣得其根據遂無事繁稱博

引歟

右古韻標準

韓公與大顛書世皆疑之余謂昌黎所惡於佛者惡其徒  
之惑世誣民耳若大顛者清修一身屏絕情欲世間富貴  
榮利之事一切不以累其身貧賤威武患難之境一切不  
以動其心吾儒自反或有未之能者惡能不之致敬乎世  
儒恥爲自反徒負氣大言豈孔子無我無固之教哉譬如  
告子之不動心及其言性與孟子有水火之別然孟子未  
嘗不敬其人老子之書與孔子六經相反然孔子從之問  
禮歎其猶龍自謂竊比何嘗有輕慢之意世人不在道德  
眞實處講求惟於門戶影響苦爭閒氣恐眞儒不如是也  
韓公無此書則已如其有之正韓公不可及處而疑之無  
乃淺人之見乎

右昌黎與大顛書

易林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  
水經注禹生於蜀之廣柔縣石紐村楊慎曰今之石泉縣  
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  
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地志  
不載聞之士人云余按舜生於餘姚越人也都在冀而崩  
於蒼梧之野禹生於石紐蜀人也都在安邑而會稽有禹



陵蓋亦巡狩而崩蜀爲禹生地少習西羌得江河二水之源竊意伯鯀亦以此故當時治水莫有如其父子者良有以也升庵謂太史公所探之禹穴卽蜀石泉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迹不到儀封劉遠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余按史記敘傳二十而南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于沅湘是時遷未入蜀也則此禹穴自當從張宴說以在會稽爲是敘傳下又云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蓋至此乃入巴蜀距探禹穴之時遠矣何得牽禹穴于蜀中耶升庵說古事多不考上下本文又自以蜀人喜張大之耳李白書禹穴字安知非好事者爲之乎果使太白爲之亦自錯誤不足據也

右禹生石紐鄉

十七日成都華陽二縣來書云相國傳諭兩呼圖克圖事聞難結宜卽返勿久畱生玩

右川中傳諭使歸

升庵雲南山川志曰玉案山在雲南府城西二十五里一名列和蒙山秀麗多泉石石有綦盤山北平坡中有三泉如盆池郡人春日遊賞於此山中有玉案蘭若 金馬山在府東二十五里西至碧鷄山中隔滇池山不甚高而綿亙西南數十里上有長亭下有金馬關 碧鷄山在西南三十里東瞰滇澤蒼崖萬丈綠水千尋月印澄波雲橫絕頂雲南一佳景也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可祭祀而致遣王褒往祀至蜀而卒顏師古言金形如馬碧形如鷄未知果否 太華山在碧鷄西北 敕雲山在嵩盟州東四十里世傳蒙世隆征烏蒙得四女歸至此



山四女遙望故鄉俯仰歎息忽山巔霧結三峯蠻謂三為  
 救霧為雲其山巒嶽獨峻登眺則雲南悉在目中又名峻  
 葱山 滇池在府城南一名昆明池一名滇南澤周廣五  
 百餘里合龍盤江黃龍溪諸水匯為此池中產衣鉢蓮花  
 豔千葉葉分三色下流為螳螂川中有大小臥納二山史  
 記滇水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漢武帝欲伐滇國於  
 長安西南穿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 點蒼山在大理城  
 西高千餘仞有峯十九蒼翠如玉盤互三百餘里山頂有  
 高河泉深不可測又有瀑布諸泉流注為錦浪等十八州  
 當作十 蒙氏封為中嶽 鳳羽山在浪穹縣西南三十里  
 舊名羅浮山相傳蒙氏細奴邏興時有鳳翔於此故名鳳  
 羽後鳳死每歲冬眾鳥哀弔其上故又名鳥弔至今土人  
 於鳥來時舉火取之鳥見火輒赴火自死 九曲山在河

海東百餘里峰巒攢簇狀如蓮花九盤而上又名九重巖

上有石洞人莫能通 西洱海在府城東大理古葉榆河

也一名洱海又名西洱河源自鄧川合點蒼山之十八川

流匯於此形如人耳周三百餘里有羅筌濃禾赤崖三

島及四洲九曲之勝下流合於漾備江濃禾島形如几案

故亦名玉案山 判丈山在臨安府城南二十里高千餘

仞中有三峯削出形如筆架昔段忠平外舅鬻判死居其

上因名有祠在焉 碧玉峯在甯州北五十里巖石磷磷

下瞰撫僊湖波光涵浸如碧玉上有碧玉神祠傍有石如

懸鐘又名石鐘崖 玉壁山在定遠縣東六十里亭可千

仞望之色如玉壁其東有鳳羽山南有易者字疑山北有



絕頂峯皆丹崖壁山高出羣山之表 雪山在麗江府西  
北二十餘里一名玉龍山條岡百里歸歸十峯上插雲漢  
下臨麗水其巔積雪經春不消巖崖淵谷清泉飛流異牟  
尋封爲北嶽 九隆山在司城南七里山有九嶺又名九  
坡嶺沙河源出於此昔有婦名沙壹浣絮水中見沈木有  
感因孕產九男後沈木化爲龍眾子驚走惟季子背龍而  
坐龍因舐其背蠻語背爲九謂坐爲隆故名九隆長而黠  
遂以爲酋長山下又有一夫婦生九女九隆兄弟娶之種  
類遂繁皆刻畫其身象龍文於衣皆著尾世居此山之下  
武侯南征時鑿斷山脈以泄其氣有跡存焉 哀牢山在  
司城東二十里本名安樂夷語訛爲哀牢絕頂有一石如  
人坐懷中有二穴名天井土人於春首視水之盈涸以下  
歲之豐凶至者見水溢以爲吉兆穴下相通取左穴水則  
右穴水涸取右亦然又山下有一石狀如鼻二泉出焉一  
溫一涼號爲玉泉故又名玉泉山 博爾山在永平縣西  
南四十里一名金浪顛山一名丁當丁山極爲險隘乃蒲  
蠻出沒之所 瀾滄江經司城東北八十五里羅岷山下  
漢明帝兵開博南行者愁怨作歌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  
越瀾津渡瀾滄爲他人舊渡處以竹索爲橋後廢洪武末  
鎮撫華岳鑄三鐵柱於岸以維舟 方丈山在鶴慶府城  
南一百里巍然峻拔山半有洞中有池深不可測水滴巖  
下如方響音昔蒙氏羅閣鳳琢觀音像於壁故又名觀音  
山南詔名山凡十七此其一也 蒙樂山在景東府北九  
十里一名無量山高不可躋連亘三百餘里中有石洞深



不可測一峯特出狀若崆峒蒙氏封為南岳其南有泉為通華河其北有泉為清水河俱東入於大河 烏蒙山在祿勸州東北三百里一名絳雲露山北臨金沙江山有十二峯聳秀為一州諸山之冠八九月間常有雪其頂有烏龍泉下流為烏龍河蒙氏封此山為東嶽 高黎共山在司城東北一百二十里一名崑崙岡夷語訛為高良公山極高峻介騰衝疑當作越潞江之閒冬月潞江無霜其山頂霜雪極為嚴沍蒙氏封為西嶽其頂有分水泉極清冽行者咸掬飲之 臥獅山在法寶山之南五里以形名高百丈餘袤二里其下有洞曰芭蕉廣二尋高稱之深百五十步其中石乳燦爛有如蓮如鐘如傘之異故又名石花 雲巒山在城北二十五里高二百餘丈盤三里許雜木陰森

巖石深百步中有石橫臥於下長丈餘好事者鑿為佛建寺覆之扁曰雲巖臥佛其左有洞洞門高三尺深十丈餘寺外築臺建門臺下有池東望沈湮足為佳麗 羅岷在城北八十里即瀾滄江西岸高千餘丈延袤四十里舊傳蒙氏時有僧自天竺來者名羅岷常作戲舞山石亦隨而舞後沒於此後人立祠祀之巖下時墜飛石過者驚趨俗謂之催行石按飛石本巖上野獸拋踏而下相傳有人於將曉時見石自江中飛上霧中甚多羅岷之南為險山勢極峻絕邇年循烏道闢仄路以通來往行人便之 易羅池在龍泉門外之九隆山麓泉由地噴者九竇滾滾沸出不舍晝夜郡人神之因名曰九龍池周遭發以磚石內有荷花夏月盛開西岸有二亭其一舊名觀瀾御史陰汝登



重建題曰龍池春曉其一跨沸泉之上舊名偕樂副使郭  
春震重建題曰九龍清派泉石澄清游人絡繹足爲一方  
形勝 右滇中山川升庵所記名勝略備矣地既僻遠開  
闢最後名人遊至者少余因備藏之紀全錄之

右雲  
南山

唐人李莘論文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  
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有德之又  
信無德之文詐皋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  
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沒而伋軻作焉蓋  
六經之意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遯矣  
淪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浸  
以微矣蕭穎士論文曰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

而不能經賈誼文辭最正近於治體枚乘相如亦壞麗才  
士然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  
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  
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曼絕無聞焉近日惟陳子昂文體  
最正右李蕭二人之論可謂得文章之大體矣而不及昌  
黎柳州李習之之精蓋各以所得言之耳余合唐宋以來  
及本朝諸公至吾家惜翁之論總括之曰文章之道惟志  
正而體贍學博而思切辭約而義精氣足舉辭光不掩質  
是之爲美至於繁簡宏纖曲直微顯則審時發情各得其  
當無有定也願與深於此事者商之

宋晏元獻論韓柳二公文曰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則  
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史下籠百世橫



行闕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晏公此論世人多不謂然而非無所見也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滄瀦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宏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泉之文云其光芒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駛奔放若挾江河而下也蘇子瞻論王半山云文字之衰末有如今日者也其原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而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蒿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善乎蘇子之言文矣豈惟文哉古今學術亦猶是也余嘗語友人曰天下之人不同貌而同一好善惡惡之心自古聖賢不同道而同一樂天濟世之志孔子六經不同文而同一修己安人之術千古忠臣孝子不同行而同一竭力致身之義世人不求其所以同而惟於其不必同不可同者曲求其肖彼卽真肖吾猶以爲非况必不能肖哉歷舉前人之論文者可以悟矣家懌翁古文辭類纂之說所以爲太公至正也

右唐宋人論文二條

國語周史伯曰今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于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務和用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



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剽同天奪之明欲無  
弊得乎此論和與同之得失可謂盡之矣左傳晏子辨和  
同亦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自  
古以來能知和同之辨者鮮矣平居空言頗能了然而臨  
事取人仍不免於黨同伐異良可歎也

右和同

孔子言修己安人孟子言守身治人曰修曰安者順乎天  
則行所無事聖人之道也曰守曰治者強力而行務盡其  
道賢者之事也君子當行賢者之事以求合聖人之道有  
行之而不至者矣未有不行而能至者也有知之而不行  
者矣未有行之而不知者也

右修己安人守身治人

或曰世傳三大士靈蹟豈皆妄歟曰曷爲其妄也佛以覺  
世爲心爲人作福因佛之本願也三大士者皆以佛願爲  
願者也世有大善至誠往往獲佑於鬼神者其靈爽昭昭  
矣三大士之靈蹟何殊於他鬼神乎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三大士不能違天道而福惡人明矣人第強力爲善百神  
罔不佑之豈惟三大士哉故曰鬼神不能禍福人也人自  
求之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今終日爲惡而求福  
利鬼神必且惡之三大士何異焉明於鬼神之理則洞然  
於三大士矣不求身心求三大士何益

右三大士佑  
人與鬼神同

欽定西域圖志曰回部世系其始祖青吉斯汗爲第一世  
即元大子察罕岱爲第二世太祖次子分封回部者是爲  
祖也哈喇拜蘇畢喇克爲第三世達瓦齊爲第四世巴爾當  
爲第五世巴圖爾博汗爲第六世圖墨訥爲第七世阿沾



斯為第八世海都為第九世元世祖時有海都  
叛王非此人也薩木布瓦  
 為第十世特木爾圖胡魯克為十一世克則爾和卓為十  
 二世錫喇里為十三世錫喇瑪哈木特為十四世瑪木特  
 為十五世玉努斯為十六世阿瑪特為十七世賽葉特為  
 十八世阿布都里錫特為十九世阿布都喇伊木為二十  
 世巴巴汗為二十一世阿克巴錫為二十二世阿哈木特  
 為二十三世莽蘇爾哈色木為二十四世阿布都勒拉為  
 二十五世即順治十二年上表之葉爾羌回汗也又曰回  
 教之祖派噶木巴爾第一世同祖兄子阿里為二世鄂賽  
 音為三世再努勒阿畢丁為第四世瑪木特巴克爾為  
 第五世札丕爾薩氏克為第六世木色伊喀則木為第七  
 世阿里伊木西里雜為第八世賽葉特勒塔里布為第九  
 世阿布勒拉為第十世阿布雜勒為十一世阿布都勒拉  
 為十二世阿哈瑪特為十三世瑪木特為十四世沙喀三  
 為十五世沙額色尹為十六世札拉里丁為十七世克瑪  
 里丁為十八世布爾哈尼丁為十九世米爾氏瓜納為二  
 十世瑪木特為二十一世布喇尼丁為二十二世札拉里  
 丁為二十三世瑪哈圖木阿雜木為二十四世瑪木特額  
 敏為二十五世瑪木特玉素普為二十六世伊達雅圖勒  
 拉和卓為二十七世雅雅和卓為二十八世瑪罕木特為  
 二十九世波羅尼都霍集占為三十世又曰瑪罕木特子  
 波羅尼都霍集占即大和卓木小和卓木兩逆酋也其第  
 二十五世共十二支析居布哈爾痕都斯坦諸處第二十  
 六世之哈色木後遷布哈爾木薩爾後遷拜勒哈世次不



備載西域水道記曰瑪木特玉素普之初遷喀什噶爾也  
 士人麗雅瑪獻所居地為寺死即葬焉墓在回城東北十  
 里許回人即墓為祠堂曰瑪咱爾魏源曰西域自唐以前  
 無論葱嶺西東皆有佛教無回教其以回教稱者自隋唐  
 之間始且其教止盛行於極西而未及葱嶺以東其盛行  
 葱嶺以東者自明季始教雖東行而山南各回城酋長尙  
 皆元太祖之裔於回裔無與其被滅於準莫則自 國  
 朝康熙開始以此三事證諸羣書則其言西域自古皆佛  
 教者見於晉書鳩摩羅什傳及晉僧法顯魏僧惠生唐僧  
 元奘使西域之記見於魏書舊唐書宋史西域各傳見於  
 今日葉爾羌城內之古浮圖卅克蘇城外數十里河岸之  
 千佛洞及石佛洞庫車城西六十里之大佛洞皆像好莊  
 嚴梵經刻是回疆之舊皆佛教昭如星日其言回教舊  
 在極西明季始被葱嶺以東者見於唐書西域傳之大食  
 波斯西域傳之天方默德郡又見於回部之自敘世系此  
兩域圖及西域水道記蓋隋唐時謨罕默德崛起天方臣  
 服諸國創教事天西域尊曰天使語曰派罕巴爾其地在  
 葱嶺西萬餘里二十五世始分十二支適布哈爾敖罕痕  
 都斯坦克什彌爾巴達克山諸國至二十六世瑪木特玉  
 素普始東遷喀什噶城立寺行教死即葬焉即霍集占高祖是  
 為新疆南路回教之祖然仍以極西之祖國為天堂故回  
 疆習教之人終身必赴西海禮拜一次是葱嶺東之有回  
 教近始明季又昭如星日其言新疆回裔 國朝以前  
 皆元裔者見於元史明史見於 欽定外藩王公表傳



所載順治初年之 上諭康熙中之貢表與夫張勇班  
第黃廷襄先後之奏蓋元時葱嶺以西爲太祖駙馬賽馬  
爾罕封地葱嶺以北之阿羅思欽察爲太祖長子朮赤封  
地金山以北爲太宗孫海都篤娃昔里吉等封地葱嶺以  
東天山以南爲太祖次子察罕代封地建閫於葉爾羌其  
苗裔分王南路各城其見元史者如于闐爲宗王阿魯忽  
所封見明史者哈密爲元威武王所封皆察罕岱之孫而  
朝廷別建南路元帥府於別什八里北路元帥府於阿力  
麻里以控禦之元末天山爲強臣脫歡所距別爲準部於  
是元裔惟有天山南路 國初順治中回曾表貢尙以  
葉爾羌酋爲太宗稱臣成吉思汗裔承蘇齋滿汗業其諸  
弟分長八城卽元裔之二十五世也至康熙中並滅於準  
夷拘各城元裔遷之山北雖康熙三十五年滅噶爾丹時  
縱回酋歸葉爾羌亦終於不振自後汗位遂絕故乾隆蕩  
平準部時各回城無復元裔於是霍集占以回教橫起據  
之前此從無回教酋長表貢之事是霍集占以前之皆元  
裔非回裔亦昭如星日而近日西域圖志獨以新疆南路  
從古皆回教盡斥歷代西域傳之謬然無以處夫唐以前  
也則取元成吉思汗至順治初凡二十五世之藩封併移  
諸上古謂其更在派罕巴爾以前與元太祖同名又以派  
罕巴爾卽遷喀城始祖而無如回教祖墓在天方極西載  
在明史也則析派罕巴爾與穆罕蔘德爲二人謂回城酋  
長自元明卽皆回教而順治開表貢之元裔酋長何人竟  
置不問於 欽定外藩表傳之官書亦置不問推原其



故皆由明季回教由天方至喀城時諸元裔酋長靡然奉之故康熙初土魯蕃貢表署千八十三年此元裔改奉回教之證故華人遂誤以元裔爲回裔並誤以新疆自古皆回教此皆鑿柄之至大者今特盡錄諸書於前案而不斷以昭慎重唐書言于闐疏勒俗事祇神宋史言其佛寺外有末尼寺及波斯寺此回疆舊兼有天祠之事又豈得謂西域自古皆天主教乎佛經屢言婆羅門外道事大自在天祠雖佛世不能盡絕豈得謂天竺自古皆祇神教無佛教乎瑩按此當云豈得謂自古皆佛教無婆羅門教乎蓋祇神仍本婆羅門耳唐時長安有大秦波斯寺今京師及澳門有天主堂各省有禮拜寺又豈得謂中國皆奉祇神無他教乎惟回疆南路之祇神昔特開有其祀不及佛教十分之一至其數千里並爲一教家喻戶曉佛教掃迹不行則實始於明之末葉不特此也回鶻回回皆慈嶺以東國名其教創於天方本名天方教不名回教其慈嶺以西奉教各國亦皆不名回回猶之蒙古崇佛教豈可并稱印度爲蒙古教耶今中土稱天方爲回回教并稱爲回回國不知回部之去天方萬有餘里正猶天主教行歐羅巴卽古之大秦後人因并稱天主所生之如德亞爲大秦不知實隔地中海也瑩按回回種類奉天方教者今其人徧中國已與齊民無異矣而霍集占之遺孽在教罕者未除如近日西域圖志以元裔爲回裔并謂新疆自古皆回回教豈非更助逆焰乎默深此辨不可不使天下知之且使回人知霍集占祖父未嘗君長回部也

右霍集占非回回種



王文成有旁註古本大學一卷朱竹垞經義考盛稱之喜其與朱子立異也竹垞雖於聖人之道無所知其好古也正文中子所謂今之好古也聚財者也文人之習厭故喜新爭相誇尙但知唐帖不如晉帖周鼎不如商彝耳其於古聖賢所以制作垂世教人之本義則置不問未嘗深思力行於身心家國也講考古者皆喜而附和遂競爲漢學以駕宋儒而上之究何益於身心家國之用乎竹垞盛稱文成旁註古本大學之善試問文成之學在致良知以誠意爲大學之主竹垞之學以淹博爲能辭章爲美其於文成不啻千里之遠况孔門明德親民之旨乎講漢學者於聖學之體既未嘗究心聖學之用又未嘗從事惟日孜孜於新異假古勝今自託經儒此文成之所不屑爲者矣雖然六經之有古本自爲可貴譬日月經天萬物各被其光江河在地偃鼠各滿其腹仁見爲仁智見爲智朱子之本朱子之說也戴記之本戴記之說也文成之註文成之說也執朱子所訂之本遂棄戴氏原記之本不讀文成古本之記不問亦非也今雖異域何敢忘之

陽明既取古本大學爲之旁注復自爲序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格物以誠意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復而體正體正而無不善之動矣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求之於外也而



反復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本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支與虛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旁爲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罪我者其亦以是夫

在王文成古本大學說二條

陽明講學本於陸子由收放心之說而擴之爲致良知與朱子顯異明儒當時多非之莫詳於羅整庵辨正三書此明儒一大公案也余何敢妄議先儒第以孔子之言折衷之似朱子之言爲得其正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學者何道是也故又曰志於道道體至大無物可名恐其墮於空虛也必有所據依乃不生於離畔故曰據於德依於仁德仁二者皆必於人事見之舍人事而言德言仁則師心自用有認賊作子者矣苟非從事於學恐所謂德與仁者猶未盡善也曰志於道者所志之本也曰志於學者道之所從事也言道則高遠言學則切近矣學之從事奈何曰文是也孔子自言曰文不在茲乎是孔子所自命者文矣孔子教弟子者亦卽以此顏淵亞聖其言夫子之善誘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匪惟顏子言之卽孔子亦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由孔子顏子之言觀之則孔門之學可知矣孔子又嘗自言之曰下學而上達下學者何文是也上達者何道是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中庸之稱孔子則曰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皆孔子好古敏求之實也夫道有大小精粗醜駁不同亦本末體用經權互異生知之聖莫如堯舜而一庭咨詢何等懇切未嘗師心自是也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曰古昔聖人勤學好問如此不敢自恃其資質之美如此孔子自言與弟子之稱述又如彼何嘗有若陽明之說者哉陽明徒見孔子語曾子子貢皆有一貫之言且謂非多學而識以爲此乃孔門心法其平日所言乃教人淺近之法耳試問孔門弟子穎悟莫如顏子其次子貢孔子何不於其入門卽教以精深而以淺近者教之乎可見學問之道必先从粗入精由淺入深乃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中庸明言之矣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又曰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陽明截取孔子之言以教人何怪人不肯從之乎卽如大學本書明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自格物致知以至家國天下先後次第反覆言之陽明則以誠意二字爲主貫澈前後自覺與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之言有礙也則又彌縫之曰脩身工夫只是誠意夫中庸言聖人之德之實無非一誠造乎其極則曰至誠故又曰不誠無物天下萬事萬物莫不以此身心家國天下并誠其意心何以正身何以修家何以濟國何以治天下何以平乎然大學不曰壹是皆以誠意爲本而曰以脩身爲本者發意猶在心內虛無可見惟身乃內外人已事物之交莫能遁飾必以此言然後著落實際有把握也此聖賢所



以立法教人之苦心互萬世而無弊也陽明深於禪者禪家教人亦以筏喻未渡河必用筏河既渡筏當舍今人尙未渡河先教人舍筏有是理乎且陽明悟道已在貶龍場驛丞之後並非少卽能之其未貶以前亦嘗泛濫於百家之說閱歷於萬物人事之交及身遭憂患澄心渺慮然後得之是其自己亦是用筏渡河之人乃舍筏後遂不以筏示人可乎十一月辛巳冬至後二日記

右朱子學宗孔子

四庫全書存目提要曰天學全函諸書二十五言一卷明利瑪竇撰西洋人之入中國自利瑪竇始西洋教法傳中國亦自此二十五條始大旨多剽竊釋氏而文詞尤拙蓋西方之教惟有佛書歐羅巴人取其意而變幻之猶未能甚離其本厥後既入中國習見儒書則因緣假借以文其

說乃漸至蔓衍支離不可究詰自以爲超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見不過如是也又天主實義二卷明利瑪竇撰是書成於萬曆癸卯凡八篇首篇論天主始制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主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四篇辨釋鬼神及人魂異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體五篇排辨輪迴六道戒殺放生之謬而明齋素之意在於正志六篇解釋意不可滅并論死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七篇論人性本善併述天主門士之學八篇總舉泰西俗尙而論其傳道之士所以不娶之意并釋天主降生西土來由大旨主於使人尊信天主以行其教知儒教之不可攻則附會六經中上帝之說以合於天主而特攻釋氏以求勝然天堂地獄之說與輪



迴之說相去無幾特小變釋氏之說而本原則一耳又畸  
人十篇二卷附西琴曲意一卷明利瑪竇撰是書成於萬  
曆戊申凡十篇皆設爲問答以申彼教之說一謂人壽既  
過誤猶爲有二謂人於今世惟僑寓耳三謂常念死後利  
行爲祥四謂常念死後備死後審五謂君子希言而欲無  
言六謂齋素正旨非由戒殺七謂自省自責無爲爲尤八  
謂善惡之報在身之後九謂妄詢未來自速身凶十謂富  
而貪吝苦於貧窶其言宏肆博辯頗足動聽大抵攝釋氏  
生死無常罪福不爽之說而不取其輪迴戒殺不娶之說  
以附會於儒理使人猝不可攻較所作天主實義純涉支  
離荒誕者立說較巧以佛書比之實義猶其禮懺此則猶  
其談禪也未附西琴曲意八章乃萬曆庚子利瑪竇朝觀  
京師所獻皆譯以華言非其本旨惟曲意僅存以其旨與  
十論相發故附錄書末焉又七克七卷明西洋人龐迪我  
撰書成於萬曆甲辰其說以天主所禁罪宗凡七一謂驕  
傲二謂嫉妬三謂慳吝四謂忿怒五謂迷飲六謂迷色  
七謂懈惰於善迪我因作此書發明其義一曰伏傲二曰  
平如三曰解貪四曰熄忿五曰塞饕六曰防淫七曰策怠  
其言出於儒墨之門就所論之一事言之不爲無理而皆  
歸本敬事天主以求福則其謬在宗旨而不在詞說也其  
論保守童身一條載或人難以人俱守貞不婚人類將滅  
乃答以儻世人俱守貞人類將滅天主必有以處之何煩  
過慮其詞已遁又謂生人之類有生必有滅亦始終成毀  
之常若得以此終以此毀幸甚六願則又詞窮理屈不覺



遁於釋氏矣尙何闢佛之云乎又辨學遺積一卷明利瑪竇撰乃其與虞淳熙論釋氏書及辯蓮池和尚竹窗三筆攻擊天主之說齊固失矣楚亦未爲得也又交友論一卷則利瑪竇遊南昌與建安王論友道因著是編以獻其言不甚荒悖然多爲利害而言醜駁參半如云友者過譽之害大於仇者過譽之言此中理者也又云多有密友便無密友此洞悉物情者也至云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是導天下以濫交矣又云二人爲友不應一富一貧是止知有通財之義不知古禮惟小功同財不概諸朋友一相友而卽同財是使富者愛無差等而貧者且以利合又豈中庸之道乎王肯堂鬱岡齋筆塵曰利君遺余交友論一編有味哉其言之也使其素熟於中土語言文字當不止是乃稍刪潤著於篇則此書爲肯堂點竄矣又西學凡一卷明西洋人艾儒略撰儒略有職方外紀已著錄是書成於天啓癸亥天學初函之第一種也所述皆其國建學育才之法凡分六科所謂勒鐸理加者文科也斐錄所費者理科也默第濟納者醫科也勒義斯者法科也加諾搦斯者教科也陡錄日亞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從文入理而理爲之綱文科如中國之小學理科則如中國之大學醫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業道科則在彼法中所謂盡性致命之極也其致力亦以格物致知爲本以明體達用爲功與儒學次第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而所窮之理又支離神怪而不可詰是所以爲異學耳又靈言蠡勺二



卷明西洋人畢方濟撰而徐光啓編錄之成於天啓甲子  
皆論亞尼瑪之學亞尼瑪者華言靈性也凡四篇一論亞  
尼瑪之體二論亞尼瑪之能三論亞尼瑪之尊四論亞尼  
瑪所同好惡之情而總歸於敬事天主以求福其實則釋  
氏覺性之說而巧爲敷衍耳明之季年心學盛行西土慧  
黠因摭佛經而變幻之以投時好其說驟行蓋由於此所  
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非盡持論之巧也又空際格致二  
卷明西洋人高一志撰西法以火氣土水爲四大元行而  
以中國五行兼用金木爲非一志因作此書以暢其說然  
其窺測天文不能廢五星也天地自然之氣而欲以強詞  
奪之烏可得乎適成其妄而已矣寰有銓六卷明西  
溥汎際撰書亦成於天啓中其論皆宗天主又有圖

體不壞等十五篇總以闡明彼法案歐羅巴人天文推算  
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其議論夸詐迂怪亦爲異  
端之尤 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  
右四庫書提要辨駁西人天學大旨如此世未見西人書  
者皆震驚疑怪而不知其所以爲說觀此則亦淺陋之甚  
耳故悉錄提要俾無惑焉魏默深有辨天方教天主教二  
篇極詳善文繁不能載也 右四庫書提要駁西人天  
學

兵事不外戰守戰在鼓氣守在固心氣不能鼓不可戰也  
心不能固不可守也何以鼓之固之是在主者夷務軍興  
以來智慮之士紛紛陳策友人方植之 東樹 鄱陽陳伯游  
方海 皆以書生建議伯游有禦寇籌軍費二議皆可用植  
之所言尤得其本若魏默深諸論則已自刻于海國圖志



康輜紀行卷之十四  
中是皆有可採者然主兵不得其人則亦空言無補而已  
右兵事不外戰守

康輜紀行卷之十四終

康輜紀行卷之十五

桐城姚瑩展和甫

或問聖人一貫之旨曰曾子明言之矣忠恕是也不必說  
向精微高妙而精微高妙之至忠者盡己之心即孟子所  
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恕者推己及人  
即孔子告仲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曰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是也忠以成己恕以成物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  
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成己則內聖也成物則外  
王也德不至於聖人不可爲成己功不及於天下不可爲  
成物此聖道之大全也曰既有人己內外則貳之矣曷爲  
其一也曰忠恕一物也合而言之曰仁而已仁以全愛爲



心成己者愛己也成物者愛物也己有未成則己之愛未全物有未成則物之愛未全全者何生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物受生於天莫不有其性命一有傷焉則無以全其生矣如何而可以全其生乎曰仁而已仁於己之謂忠仁於物之謂恕人物雖有外內之分而吾之仁則一是一之謂一貫曰德有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今舉仁一德言之可乎曰義者所以正吾仁也不得其正則辟矣禮者所以序吾仁也不得其序則亂矣智者所以辨吾仁也不得其辨則愚矣信者所以守吾仁也不得其守則失矣故仁爲天德之體四德者天德之用輔仁道而行之仁者譬其君四德則公卿大夫士也帝典曰惟精惟一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孟子曰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曰仁也

右一貫忠恕之旨

楊龜山先生程門立雪一事學者盛稱之余竊以爲疑禮曰侍坐於長者不命之退不敢退伊川先生暇坐之時未命故有待焉宋儒教人半日讀書半日靜坐平時常有喚坐弟子侍而不退是日暇坐不覺成寐久之適門外雪盛旣覺乃命之退耳然禮又有之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之蚤莫侍坐者請出矣此敬老之禮也旣言撰杖則年逾六十可知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坐久精神倦怠侍坐者當望見顏色不待命退而自請出以便老者安息不宜復拘命退之文也宋代諸儒惟伊川先生年逾八十想其精神強健必有過人者然旣因暇坐成寐則此時之倦可知乃不請退猶立待之毋乃過乎且父坐子立禮



也師弟之禮席閉函丈立則侍立坐則侍坐今伊川坐而龜山立以此見伊川師道之過於尊嚴龜山執禮之近於拘泥也又疑明道之學所得者粹然以和其氣如春其式如玉類乎顏子伊川之學所得者肅然以厲其氣如秋其式如金類乎孟子朱子於二程之言更不分別統稱之曰程子蓋明道先亡伊川享年最永門人所聞明道之言多得之伊川故也然所得不同造詣差別雖曰其道則一譬如孟子之言以爲卽顏子之言可乎

右伊川師道尊嚴

宋儒講學以敬靜爲主蓋本孟子求放心之說以此爲操存之功也孔子亦云修己以敬又曰敬以直內敬之爲道大矣然聖門雅言恭敬二義實有不同其分言之如曰恭已正南面而已曰恭而安曰恭而無禮則勞曰恭則不侮

曰篤恭而天下平曰柳下惠不恭曰賢君必恭儉曰恭者不侮人凡此言恭皆修己之端莊也曰敬事而信曰事君敬其事曰爲禮不敬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曰敬鬼神而遠之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曰臨之以莊則敬曰行篤敬曰祭思敬曰爲人臣止於敬曰敬大臣也曰齋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曰君子不動而敬曰君臣主敬曰禮人不答反其敬曰敬老慈幼曰敬兄敬叔父曰迎之致敬以有禮凡此言敬皆接物之誠肅也其合言之如曰居處恭執事敬曰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曰貌思恭事思敬曰恭敬之心禮也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以在己言敬以接物言其義分明若此古銘辭曰火滅修容戒愼必恭恭則壽亦以修己言也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亦



以敬事言也管子亦曰內靜外敬能反其性皆與後來言敬不同竊意恭字從心謂兩手奉持一心蓋執持其心如所謂拳拳服膺弗失也心有執持體自端莊無有妄動而靜在其中矣正與宋儒主一無適同義但以恭言覺端莊之中不失溫和以敬言則誠肅之中不免嚴厲耳濂溪明道孔顏之徒也伊川朱子孟子之徒也橫渠顏孟之閒也諸儒資質不同學問所得氣象亦異學者各以所近求之不必一塗然學明道可以服王荆公學伊川不免洛蜀之黨夫學問必有所主孔子之教人曰主忠信忠信者誠實無妄之謂人能誠實無妄尙何放心之患哉孔子教子張以忠信篤敬並言此聖門之全功也

右古人言恭敬有二義

使人往視云大詔內刺麻數百分行列坐於地誦經廟外設場刺麻二十四人執五色旗分立四方二十四人各執鼓一面分立東西而擊之上坐刺麻三人皆鳴大鈸場中設銅鑪二熱檀香刺麻四人二持大瓶貯茶水二持盤盛青稞麩覆之以錦下立刺麻十五人戴面具或如神鬼或如羊鹿頭角詭異身以彩畫洋布衣裙手執器械其外層又立刺麻十五人不面具戴高冠頂上刻一小鬼頭半其身兩手上托如擎物狀身著青綢大袍闊其袖肩披彩繪如朝衣之披肩狀前後綴長彩纒四手執拂塵地畫各人所立方位聽鼓鈸之聲則面具者舉器械鬼頭冠者揚袖舉拂應節迴旋而舞但不歌耳舞有數成畢則執瓶盤者至舞者前各出一小杯受茶及青稞麩隨執瓶盤者下至



山足河邊設一假人皮身手足皆具伏於側岸散其茶麪而返場之四角各立刺麻一人執鐵棒謂之格死鬼以鎮壓游觀者是日蕃人男婦雜集如堵墻云余謂此卽藏中刺麻爲蕃戲以悅神人之意在中國則村巫之陋耳然夷人以爲誠信不易其俗雖佛教亦然

右察木多跳神

十二月初一日與成之飲酒且醉得七言五首云濁酒盈卮莫縱狂漢書誰與醉滄浪效顰幸免依梁竇束髮先曾薄孔張慘澹風雲空騁轡徘徊歧路惜亡羊多情一片天山月照我殷勤似故鄉巫峽丹楓思渺茫不須玉露歎凋傷九天鳴鶴曾垂地六月飛蚊尙隱廊鐵索縱橫通佛國金輪歷碌轉山王破車殺馬從君誓林下誰知憂更長老去方知世事艱側身千古孰躋攀木灰鹽菜思商莞橈櫂

簞瓢訝禹顏黃鵠漫尋天地闊青松久謝水雲閒少陵絕塞愁豺虎落日孤城且閉關青山何處覓埋憂白髮蕭蕭倦倚樓星近不知霄漢迴身危始覺海漚浮碑尋邈些餘長慶江問金沙更上游聞道瑤池能宴飲飄然還欲小神州愛古誰能不薄今古山今海自高深功名已付闔棺論著作常懷覆瓿心茶粥沙城喧鼓角晏陀蠻水變鉛金西來便到天盡處枉事成連學撫琴

右歲暮雜詠詩

察木多駐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各一統領江卡乍雅察木多碩板多十三汛糧務知縣一員形勢可謂重矣察木多夷情雖不似乍雅桀驁而貪狡過之戍兵漢人雇用蕃婦者歲飲河水每歲終刺麻皆使人索取水錢他可知矣

右察木多貪狡



初六日偶成二絕云唐宋元明各有人詩成不解若為隣  
欲尋羣怨興觀旨衽服紅妝漫鬥新歌行律句總心聲風  
月江山別有情底事樓頭翻水調湘娥一夕淚縱橫  
右偶成二絕句

資斧久竭貸於西賈艱甚延望省批不至成之有憂色詩  
以慰之云萬里乘槎欲到天星霜迴首易經年大官自惜  
封樁庫異域難求公使錢未必張騫留漢渚還如夸父飲  
長川人生逆旅尋常事猶勝穹廬啖雪糲  
右慰丁別駕詩

宜城酒有九醞古人謂之酸酒以為佳釀酸字田候切讀  
如豆今時久不聞有此酒矣蜀酒以大麴為善亦麥酒也  
其去西北高粱之味頗遠打箭鑪以西並大麴不可得蕃  
人以青稞為之甫釀微酸即云成熟蕃謂之沖多飲亦能

醉人余令作酒者重釀之稍可飲戲為詩曰曾聞九醞自  
宜城留得微酸亦有情絕域逢人休道惡須知薄醉勝清  
明東坡詩惡酒如惡人意彼時惡人猶可避耳若處今日  
之地尚能別其佳惡哉蕃女多無夫父母不問聽自為生  
與妓無異不知妝飾但櫛髮洗面耳察木多賣酒之家數  
十戶皆有蕃女名之曰沖房沖讀如銃戍兵刺麻雜選其  
中歌飲為樂日釀青稞四五百桶蕃人稱婦無少長皆曰  
鴉頭蓋漢人教之也為一絕云鴉頭三十曳氍毹解唱夷  
歌不見夫佛子健兒同一醉不知何似舞巴渝  
右蕃酒鴉頭  
初六日夜坐有作云男兒富貴劇堪憐第近城南尺五天  
受縛名王羞伍噲失官故相歡迎賢成都有桑八百樹地  
下空將十萬錢斥鴳鯢鵬莫相笑御風列子亦冷然入宮



見妬爲蛾眉作客還聞叫子規世事何嘗異今古解人或  
許共懽悲棲身遼海原無計賣卜成都未是癡天漢懸名  
辭不得怪君終日下簾帷

右夜坐詩

蜀人李調元著月令氣候圖引明人張鼎思云今甲午正  
月一日雨水二月二日春分三月三日穀雨四月四日小  
滿五月五日夏至六月六日大暑七月七日處暑八月八  
日秋分九月九日霜降十月十日小雪十一月十一日冬  
至十二月十二日大寒節氣之改月與日符考癸辛雜著  
元至元甲午正月一日立春歷至十二月十二日小寒自  
元至今蓋四百年而再遇云瑩按張氏所云今甲午者明  
神宗萬曆二十二年也自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至  
是計之裁三百年耳言四百年者誤也至元甲午年十二

月節各如其日之數萬曆甲午年則十二中氣月日各如  
共數夫歷法推氣盈朔虛而置閏故有大小建之異節與  
中氣安得十二月皆與日符不知當時之大小建如何乃  
十二月皆遞推一日也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頒行郭  
守敬授時歷推算甚精至甲午歲甫十餘年斷不有悞卽  
萬曆中西洋歷回回歷及中法并用講求備至更益精密  
乃三百年而節氣日月符合如此七政運行之處縮誠有  
不可妄測者哉

本朝雍正十二年甲寅正月一日戊寅卯時立春小建二  
月二日戊甲丑時驚蟄大建三月二日戊寅辰時清明小  
建四月四日己酉寅時立夏大建五月五日庚辰巳時芒  
種六月以下不符乾隆十八年癸酉正月一日立春大建



二月以後不符三十七年壬辰正月一日立春小建二月二日驚蟄大建三月以下不符嘉慶十五年庚午正月一日立春小建二月二日驚蟄大建三月二日清明小建四月四日立夏大建五月五日芒種大建六月以下不符道光九年己丑正月一日立春小建二月二日驚蟄大建三月二日清明小建四月四日立夏大建五月五日芒種六月以下不符九十六年而五見元日立春則歲朝春猶爲常事矣

右月令節氣

或問古人皆以七政亂行占國之殃咎自西法人中國而推步家以爲七政自有行度無關人事則占驗家之說遂可廢歟曰胡可廢也試以譬言之國有王公卿士所以布政於四方者也政有常經布行有序則四方受其福矣王公卿士或失其道起居無節號令不以其時謂四方之民安乎否乎王公卿士皆七政精氣之所主故治亂禎祥常相感應或人事失修則七政示變或七政順軌亦人事休和數也而理存焉烏可委諸度數而不知所敬畏乎西人不知道理惟自矜其術吾儒當明天道以教之柰何反爲所惑耶

右七政亂行

西印度之阿丹國唐以前名條支唐以後爲波斯阿丹天方默德那等國新唐書曰波斯居達過水西距京師萬五千里而處東與吐火羅康國接北鄰突厥可薩部西南皆瀕海西北羸回千里接佛森界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王別裔因以姓爲號治二城有大城十餘祠天地日月水祠夕以麝揉蘇澤彫顏鼻耳西域諸胡受其法以祠祇拜必



交股俗跣蹤丈夫祝髮衣不割襟青白爲巾縠緣以錦婦編髮著後隋末西突厥葉護可汗討殘其國其孫奔拂菻國人迎立之貞觀十二年遣使朝貢其王爲大酋所逐奔吐火羅半道大食擊殺之吐火羅以兵納其子龍朔初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俄爲大食所滅不能國西部獨存明史曰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又曰默伽水道自忽魯謨斯四十日始至自占里西南行三月始至其貢使多從陸道入嘉峪關嘉靖十一年遣使來貢稱王者至二十七人天方於西域爲大國人皆頽頽男子削髮以布纏之婦女則編髮蓋頭不露其面相傳回回教之祖曰馬哈麻即謨罕首於此地行教死即葬焉墓頂常有光日夜不熄後人遵其教久而不衰故人皆向善國無苛擾亦無刑罰上下安和寇賊不作西土稱爲樂國瑩按此俗禁酒有禮拜寺月初生其王及臣民咸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寺分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其堂以五色石砌成四方平頂內用沈香大木爲梁凡五丈以黃金爲閣堂垣墉悉以薔薇露龍涎香和土爲之守門以二黑獅鄭和使西洋時傳其風物如此又曰默那德回回祖國也地近天方宣德時其酋長遣使偕天方使臣來貢後不復至相傳其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爲別諸拔爾猶言天使也國中有經三十本凡三千六百餘段其書旁行兼篆草楷三體西洋諸國皆用之其教以事天爲祖而無像設每日向西虔拜隋開皇中其國撒哈入

康輶紀行



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迄元氏其人徧於四方皆守教不替不食豬肉嘗以白布蒙頭又曰阿丹國在古里之西順風二十二晝夜可至永樂十四年遣使表貢方物地膏腴饒粟木人性强悍有馬步銳卒七八千人鄰邦畏之王及國人悉奉回回教杭世駿景教續考曰西域三教曰大秦曰回回曰末尼大秦則范蔚宗已立傳末尼因回回以入中國獨回回之教種派蕃衍回回之先即默那德國國王穆罕默德生而靈異天方古史稱阿丹奉真宰明諭定分定制傳及後世千載後洪水泛濫有大聖努海受命治世使其徒眾四方治水因有人焉此去阿丹降世之初蓋二千餘歲後世習清真教者乃更衍其說曰阿丹傳施師師傳努海海傳易卜欣欣傳易司馬儀儀傳母撒

撒傳達五德德傳爾撒爾撒不得其傳六百年而後穆罕

默德生命曰哈聽猶言封印云具見天方古史又言國中

有佛經三十藏白阿丹至爾撒凡得百十有四部如討刺

特降與母撒則道爾降與達五引支納降與爾撒皆經之

之經名最大者自穆罕默德按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名曰甫爾

加尼此外為今清真寺所誦習者又有古爾阿尼之寶命

真經特福西爾噶最之噶最真經特福西爾咱吸堤之咱

希德真經特福西爾白索義之大觀真經蜜邇索德之道

行推原經勒瓦一合之昭微經特卜緩爾之大觀經侏儻

味任不可窮詰而其隸在四譯館者回回特為八國之首

問之則云書兼篆楷草西洋若土魯蕃天方撒馬爾罕占

城日本真臘瓜哇滿刺加諸國皆用之今考其教之入中



國者自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思葛始故明初用回回歷其法亦起自開皇至唐元和初回紇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曰晏食飲水茹葷屏湮酪二年正月庚子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明洪武時大將入蒸都得祕藏之書數十百冊稱乾方先聖之書中國無解其文者太祖敕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譯之而回回之教遂盤互於中土而不可復遺矣至於天方則古筠沖地亦名天堂本與回回爲鄰明宣德開始入貢而今之清真禮拜寺遂合而一之念禮齋拜朝五之類月無虛夕異言奇服招搖過市恬不爲怪亦可謂不齒之民也矣右見道古堂文集西域圖志曰回人尊敬造化之主以拜天爲禮每城設禮拜寺始生教主曰天主也天主再世號曰派噶

木巴爾每日對之誦回經五次拜畢則宣贊其義略云至尊至大起無初了無盡無極無象無比無倫無形無影大造化天地主兒凡有職之人與夫誠心守教法者莫不如是身化日赴禮拜寺誦經一次務集四人合誦不論貴賤貧富皆然回人通經典者曰阿渾爲人誦經以禳災迎福又回國前有得道者如哈帕體和卓布楚爾哈爾和卓輩共有七人每月四次眾人餽送阿渾向七和卓像禮拜誦經西域聞見錄曰回地始立教者曰嗎哈木啞回人稱之曰馬魯克大聖賢也牌罕帕爾聖賢也調去今時乾隆三十七年凡一千一百七十餘年所傳經一卷曰闊爾罕凡三十篇經內皆教人敬天積福行善禁服紅赤謂招兵劫之患男服白女服黑謂火勝金水尅火也

右回教源流



七椿園謂西域一大國曰塞克在敖罕西絕非回子種類稱其王曰汗部落數百處城池巨麗人民殷富居室寬廠整潔人家院落中各立木竿向之禮拜冬夏和平風俗坦白去葉爾羌二萬餘里西北與俄羅斯薩穆接壤或曰與阿喇克等國犬牙相錯大抵世俗所傳之大西洋也魏默深曰既云接敖罕西則去葉爾羌不過二三千即至俄羅斯界亦不過五千餘里松筠奏疏敖罕西有布哈爾大國統屬百餘城介鄂羅斯敖罕之間不應更有他國也阿喇克即哈薩克之音轉塞克即薩克之音轉蓋布哈爾即西哈薩克國哈薩克有四大部左哈薩克其東部右哈薩克塔什干其中部布哈爾其西部也此三部外尚有北哈薩克偏近鄂羅斯不通中國疑即此所謂阿喇克者歟左右二部爲古康居西北二部爲古大夏而分有大宛西境明時爲賽馬爾罕地自明末賽馬爾罕分裂敖罕得其十之三布哈爾得其十之七近日布哈爾又滅敖罕而有之則兼并大宛大夏之城矣瑩按明史賽馬爾罕即漢罽賓地隋曰漕國唐復名罽賓元太祖蕩平西域盡王諸王駙馬易前代國名以蒙古語始有撒馬爾罕之名去嘉峪關九千六百里元末爲之王者駙馬帖木兒也洪武二十一年首遣回回滿刺哈非思等來朝默深按明史撒馬爾罕即漢罽賓地此語沿王圻續文獻通考之謬賽馬爾罕沿約林河今在敖罕西北塔什干西南則是古大宛大夏地敖罕布哈爾皆元撒馬爾罕所轄之地與罽賓無涉葉爾羌外諸國莫詳於西域水道記較西域聞見錄爲覈



今錄之曰塞勒庫勒在葉爾羌城西八百里爲外蕃總會之區達外蕃凡三道自塞勒庫勒南十四日程曰巴勒提又東南一日程至其屬邑曰哈普倫哈普倫南十六日程曰土伯特卽藏地由巴勒提西南行二十九日程曰克什米爾地出研蠟紙又西南四十三日程曰痕都斯坦善鏤玉以上皆各自爲部不相屬自塞勒庫勒西五日程曰黑斯圖濟又西南三日程曰乾竺特歲貢金一兩五錢又西四日程曰博洛爾其地南卽巴勒提曾貢劍斧七首乾竺特西北九日程曰拔達克山其汗素爾坦沙獻霍集占首貢刀斧八駿又北五日程曰塔木干又北三日程曰差雅普又西南三日程曰渾渚斯又西北三日程曰塔爾罕與噶斯呢爲鄰自黑斯圖濟至塔爾罕皆噶勒察種也博洛爾西二十日程曰愛烏罕亦曰喀布爾乾隆二十七年其酋愛哈默特沙攻痕都斯坦殺其汗其子逃竄愛哈默特沙取札納巴特城以伯克守之自居拉固爾城又統兵至固珠喇特攻克什米爾執其頭目塞克專二十八年貢刀及四駿其屬邑曰拉虎爾距葉爾羌六十二日程自塞勒庫勒北三日程曰滾又西北二日程曰斡罕又西北二日程曰差特拉勒分二道北一日程曰羅善西一日程曰克什南乾隆中有與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鄂對爲仇肆凶暴名曰沙關機者卽克什南頭目也又西北二日程曰達爾瓦斯自滾以下亦噶勒察種達爾瓦斯北爲喀爾提錦部布魯特羅善北爲霍汗霍汗城東南距塞勒庫勒十日程其屬城曰瑪爾噶浪在東北一日程曰安吉延在東北三



康輿紀行 卷之十五  
三  
日程曰窩什在東南八日程曰納木干在西南二日程曰  
塔什罕在西北四日程曰科拉普在西北五日程曰霍占  
在西南五日程其大伯克自稱曰汗居霍罕城其塔什罕  
城舊爲舍氏和卓與摩羅沙木什二人分治舍氏和卓漸  
強摩羅沙木什被其侵奪訴與霍汗乞師復還侵地舍氏  
和卓又會西哈薩克攻殺摩羅沙木什二子額爾德呢遂  
攻塔什罕丕色勒來援哈薩克後得之終入霍罕霍罕與  
回部分界處有二嶺曰噶布蘭曰蘇提布拉克額爾格納  
部布魯特居之嶺東爲回部嶺西爲霍罕西十五日程曰  
布哈爾亦大國東南距塞勒庫勒三十二日程曰拜爾哈  
在東北三日程曰噶斯呢在西南十日程曰坎達哈爾在  
西南二十日程瑩按此云霍罕蓋卽敖罕又曰浩罕自瑪

爾葛浪至霍占等卽所稱敖罕入城也逆回張格爾遺孽  
所居卽此地或云張格爾婦敖罕女也遺孽未除不可不  
畱意焉故詳記此 右西域葉爾羌外諸國二條

或謂余一腔熱血何必掬以示人余謂君血自未真熱耳  
所謂熱血者視天下國家之事皆如己事視人之休戚痛  
癢如己之休戚痛癢展轉於懷不能自己夫是之謂熱血  
豈可輕易言之耶試思三教聖賢苦心苦口著書垂訓所  
爲何事千古忠臣義士剖心瀝血又是爲何世人只知自  
己身家名利於他人是非得失不甚關痛癢又習見世俗  
輕儇巧薄以爲此處世之道當然也不但古聖賢忠義之  
所以存心爲人者未嘗體會卽前輩誠樸忠信之風亦所  
未見故見有正直不時趨者則說而怪之矣此事存乎其



人豈口舌所能喻哉昔方靈皋先生見人苦口言事一巨  
公謂人曰靈皋學問人品誠不可及惟好強聒常使人厭  
當時論者皆哂此公以爲失言嗚呼惟好強聒此靈皋之  
所以爲靈皋也

右一腔熱血須真

今有以鄉原稱人者其人怫然曰柰何薄我曰鄉原未易  
及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孟子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  
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君自問已能及此否其人口  
未也曰君所自以爲是者不過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  
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  
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君之所見不過如此其賢於世  
俗之汶汶者不已多乎然而非狂狷之志或曰吾所謂狂

者內省諸已無欲於外視眾人若沈若浮內藏我知不  
示人技不合我者冷之而已余曰此老子之似也庶不失  
己矣荷蕢有言曰深則厲淺則揭

右鄉原亦不易及

初八日察木多統領得乍雅守備報云十一月二十六日  
有噶噶小蕃搶王卡小蕃帳房半馬傷人王卡蕃亦率眾  
搶傷噶噶蕃二比互相防守王卡頭人言若有差使烏拉  
難進

右王卡蕃狡詐阻差

竹虛乘醉以書述志寓見規之意爲詩謝之云顏壽彭殤  
未可齊漫漫長夜叫天鷄蚤聞宵戚歌牛角晚讀蒙莊廢  
馬蹏一錯已知成鑄鐵三緘真願學爲谿寸陰苦惜今垂  
老又現曇花到海西

右示竹虛詩

蕃地有草頗肥馬誤食之輒醉名醉馬草馬產蕃地者皆



避之不食內地馬貪其肥則昏然欲睡不能動食矣余初至察木多圍人不知誤引馬於山上食之馬醉乃悟古云西域有藤為盃可解酒病名消醒杯余訪之今已無惟有木名札木札鴉以為杯盃可解飲食毒耳然亦不易得嘗見乍雅二呼圖有一盃外裹以金其貴重如此圖識云藏二種一名札木札鴉木色微黃堅潤有細紋能避毒一名澤拉爾木色微黃花紋略大亦能避毒其價俱昂

右醉馬草

五代僧齊己以詩投錢武肅王曰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錢王大賞之得得究作何解明時蜀人李實蜀語曰小兒學行狀曰踣亦作得陸魯望云非得得行不可適其下觀此乃知此句之妙

右僧齊己詩

蜀有笮橋李實曰笮音作松潘茂州之地江水險急既不可舟亦難施橋於兩岸鑿石鼻以索經其中往南者北繩

稍高往北者南繩稍高手足循索處皆有木筩緣之護手易達不但渡空人且有縛行李於背而過者前漢西域傳度索尋橦之國後漢書跋涉懸渡唐獨孤及云復引一索其名為笮人尋半空渡彼絕壑是也余按今江卡至藏間道亦有之謂之溜筒人馬貨物皆縛於筒而懸渡焉惟十月後水結堅冰人可由冰上行馬與重物則仍懸渡也

右笮橋

杜詩家家養烏鬼注家以為鷓鴣也李實蜀語曰蜀人好祀壇神名主壇羅公黑面持斧吹角設像於室西北隅去地尺許歲暮則割牲延巫歌舞賽之攷炎徼紀聞曰羅羅本廬鹿而訛為羅羅有二種居水西十二營甯谷馬場渭



溪者爲黑羅羅曰烏蠻居慕役者爲白羅羅曰白蠻羅俗  
尙鬼故曰羅鬼今市井及田舍祀之縉紳家否杜詩之烏  
鬼卽此余意恐未必爾

右烏鬼

王象之蜀碑記有蘇文忠公畱題注引成都志云極樂院  
有文忠公壁間畱題至和丙申季春二十八日眉陽蘇軾  
與弟蘇轍來觀廬楞伽筆迹今存余按今存者王象之謂  
作記時也丙申爲宋仁宗嘉祐元年何以公稱至和丙申  
至和建元二惟甲午乙未無三年蓋是年改元嘉祐公畱  
題時方在蜀中未之知也明年歐陽文忠知貢舉公與子  
由登第矣

右蘇文忠畱題月日

蜀碑記成都有觀政閣記注秦漢至唐領太守刺史節度  
使之職有功績可考者畫像得二十八人別圖於他閣而  
榜曰觀政呂大防成都志云二十有八人李冰文翁王遵  
張堪第五倫廉范神高李膺高耽諸葛亮王濟高儉陸象  
先蘇頌嚴武翟寓韋臯高崇文武元衡段文昌李德裕楊  
嗣復杜棕魏謩牛叢夏侯孜高駢陳敬暄余按此記不著  
何人作畫像二十八人中頗不倫第取其有功績於蜀中  
耳其人之賢否自不具倫非比雲臺之選也視李文饒重  
寫益州五長史真記抑有閒矣

右成都觀政閣記

蜀碑記云涪州有涪陵太守關書漢涪陵太守龐肱關肱  
卽士元之子涪熙中賢良任子宜舟過涪陵於小民家見  
漢隸隱然遂載以歸碑在左綿任賢良家至今猶存余按  
蜀志本傳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尙書陳祗爲  
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肱卽宏也士元有賢子不可不表



或謂已誤之事不必再議徒滋是非余曰子言即孔子成  
事不說之意也然當分別言之齊陳恆弑君何與魯事孔  
子何以沐浴請討季氏舞八佾三家以雍徹事行已久孔  
子何以一再非議之季氏已旅泰山孔子何以責冉有弗  
救非皆成事之後乎後世唐明皇初寵祿山赦其罪張九  
齡爭之不聽祿山反明皇幸蜀乃思其言時九齡已歿猶  
遣使祭其墓唐室所以能中興也宋高宗信用秦檜殺岳  
飛忠義之臣貶竄殆盡檜死乃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二  
十九人官岳贈王爵皆當時言官追論之南宋所以能偏  
安也若執成事不說一言是蘇味道之模稜豈聖意乎  
右成事不說當觀何事

打箭鑪至藏地物產亦各有同異曰青稞曰牦牛長毛曰野牛

山羊曰酥油曰圓眼似蘿蔔而圓變種也曰白菜鑪城產也曰麩金

曰葡萄酒根木盤曰鳳眼菩提子曰貝母曰冬蟲夏草出撥浪工

曰天鼠似貓皮可為裘曰水銀曰犁牛曰青稞曰豆豌豆也曰麥曰

黃蠟曰蜂蜜曰酥油曰白菜曰圓根曰韭菜曰桃曰李曰

西瓜味皆劣曰牡丹曰芍藥巴塘產也曰松蔬石曰梨乾曰

葡萄酒曰核桃曰犏牛曰綿羊曰青稞乍雅產也曰秔稻曰

生薑曰黃連曰麝香曰熊膽曰波裏凹曰牛毳曰牦牛曰

山羊曰青稞曰大麥曰圓眼曰豌豆曰核桃曰松蔬石察

木多產也曰鐵曰騾曰馬曰鹿曰鷄曰牦牛曰綿羊曰酥



油曰牛毳類伍齊產也曰犛牛曰山羊曰青稞曰青金石

洛隆宗產也曰青稞曰菽麥曰牛曰羊曰酥油碩般多產

也曰麩金曰銀礦曰梨乾曰核桃曰馬曰騾曰牦牛曰青

稞曰酥油達隆宗產也曰犏牛曰綿羊拉里產也曰青稞

曰毛氈曰青精石曰大面氈氈曰秔稻曰大面偏單曰大

面羊氈曰白菜曰筍曰竹片弓曰竹箭桿曰騾曰大頭狗

工布江達產也曰秔稻沼中畜水為圩多種之其耕耨亦

具者曰青稞曰蠶豆曰小麥曰豌豆曰菜子曰黃豆曰綠豆

曰四季豆曰葱曰蒜曰蘆葦曰白菜曰莧菜曰菠菜曰蒿

芑曰蘿蔔曰圓根曰藏核桃曰藏杏曰藏棗曰鹽後藏之

登察噶產鹽多係於沙上中創曰藏香有紫黃二種真者

出蕃民每資以易食物諸物曰藏香焚時煙凌霄漢蓋

以珍寶黑白香黑香亦名晚曰藏繭曰藏紬曰氈氈

曰絨曰細氈即綴氈天竺貴曰毡子曰花紬曰花布曰

藏紅花曰青金石曰松蓋石曰瑪瑙曰琥珀曰蜜蠟曰珊

瑚曰碑磔曰礪砂曰阿魏曰黃連曰胡連曰茜草曰紫草

茸曰石青曰桂皮曰阿梨勒諸書未詳曰木盃其種有二

曰馬曰騾曰驢曰犏牛曰犛牛曰黃牛曰犍羊曰牦牛曰

青羊曰綿羊曰豬過小至大不曰鷄曰黃鴨曰白鵬曰蒼

鷹曰雉曰兔曰狐曰天鷲曰細鱗魚曰牡丹曰西天花即

美曰翦碎絨曰蜀葵曰金盞曰米囊花曰芍藥曰山丹有

白二曰賽蘭香曰藏菊花有紅黃曰松曰柏曰白楊曰來

禽西藏產也以上所記余據衛藏圖識以較通志大略相

同惟志云藏中又有礪砂馬品木達賴池旁出者最佳有

紫黑二色豌豆作莞豆菽麥作喬麥藏中又有金銀銅錫



鉛又有瑩豆云俱見舊唐書吐蕃傳又有藏紙搗柘皮爲之長徑丈寬約二尺質堅色白此紙余及見之乍雅爾呼圖所具夷稟皆此紙也與英吉利夷紙同特不及高麗之細緻光潔耳藏中復有紫檀梅花圖識皆無以余所見巴塘有米囊花甚多與察木多皆有鷄有魚乍雅之昂地出雪裏蓮花有紅白二色云可治血證空子頂有黑木耳甚肥脫勝內地察木多之包礮山中有白鷄似雉能飛而無尾名馬鷄卽西藏賦所云雪鷄大如鷲也又有小竹鷄如班鳩雜色二種味與雉鳩無異兔狐頗多亦有狛獠水獺則云來自藏中也並記於此以補諸書所未及

右西

喇薩有雙忠祠祀傅公清及拉公布敦乾隆十五年傅公

以都統與左都御史拉公駐藏時朱爾墨特那木札爾襲其父頗羅鼐郡王爵不法公裁抑之遂有異志公密以聞上慮公孤懸絕域不欲輕舉命都統班第代拉公未至那木札爾反謀益亟駐藏大臣一舉動皆偵察之禁郵遞不得通將盡誅異已者潛結準噶爾爲外援公知事發必死與拉公密謀十月十三日稱有

旨議事使其黨

羅卜藏達什召那木札爾那木札爾以公勢孤不之疑二公登樓以待止其眾於樓下隨者僅四五人公見之如平時引入臥室闔門親掣刀砍之而僕從者復梃擊其首立斃羅卜藏達什在外聞格鬥聲知變挾臆跳走告其壻第巴喇布坦以賊眾至焚樓公手辦數賊身被三傷自剄而死拉公亦被創死班公及四川總督策楞至賊黨悉就擒



誅蓋渠魁已戮無能為也事聞詔書褒嘉與拉公俱贈一等伯入賢良昭忠二祠復命建雙忠祠遣大臣致祭

子孫以一等子世襲大學士福安康安傅公姪也五十六年至藏新其祠而為之碑

右西藏雙忠

是日感懷有作云絕域滔滔送歲窮誰將長劍倚空同奉

檠曹沫羞三北瞻馬荀卿欲再東遠水迷離縈客夢蕃兒

詰曲學華風隴西老將頭如雪醉尉宵來近幾逢

右

感懷詩

十二日川省文至督批宣太守報云二呼圖克圖既已返

巢該委員等即速回省面詢情形以憑具奏宣太守即日

行知大呼圖克圖移察木多文武傳牌察東各站使備烏

拉 右川省批回

佛書言釋迦剖母脇而生儒者誕之不知史記楚世家陸

終取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

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毛詩疏亦引之吳越春秋女嬉吞

薏苡而孕剖脇而生高密高密即禹也則剖脇而生古有

之矣諸說皆在佛書未入中國前後世自以目所未見詫

為奇異耳萬物之生育不可以常理測者豈少也哉鬼方

即西域也然則剖脇生子固不足異

史記楚世家吳回生而

奇生焉風俗通陸終氏娶於鬼方是謂女嬭孕而三年不

論學士多疑此事誰允南作古史考以爲作者妄記廢而不

代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按六子之世有尤物乎若夫前志

所傳千修已背坊而生禹簡狄胸剖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

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小

腹上出而平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小

也以上出而平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小

安可守之一端槩以常理乎詩云不圻不副無災無害原



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常有拆副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  
過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瑩按史記及風俗通本文如此  
余前未檢合二說而一之今更錄正之并記于寶之言於此  
右釋迦剖母竊

自楚辭九歌有湘君湘夫人謂娥皇女英二女之神又禮  
記云舜葬蒼梧三妃未從文人相沿太白遂有古別離之  
作余嘗思之舜生三十徵庸帝使二女事之古者女子二  
十而嫁是二女小於舜十歲也舜崩年百有十歲二女若  
在亦近百歲矣相從南巡已似可疑既從至湘水何以不  
至蒼梧或以九嶷嶺高難逾抑或聞舜崩而至於湘時舜  
已葬遂止湘而終未可知也水經注言舜之陟方也二女  
往征溺于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然則記云  
三妃未從蓋言未從葬耳後人為廟祀二女之神宜矣然  
猶作少女之貌可乎或云湘水之神乃舜二女非二妃也

帝王世紀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  
生二女宵明燭光湘水之神蓋宵明燭光故楚辭稱帝子  
此帝指舜按舜納癸比生二女其年不可考即以在位後  
言之計崩時二女年亦非少且不應無夫而同沒於湘也  
又不若二妃之為近理矣或曰古人善養顏色雖老不衰  
艷妝玉貌本後人想像為之也翠羽明璫亦以後世服飾  
加之譬如宣聖追封塑像則為王者之服矣况楚人尚鬼  
屈大夫時亦從俗為辭耶又疑舜生時已禪位於禹受命  
神宗固在帝都禹既受命即當行天子之事而巡狩舜既  
不為天子何以百有十歲之人猶遠狩蒼梧此亦理事之  
不可解者豈舜晚年禪位後亦如黃帝之問道崆峒故至  
蒼梧耶黃帝之崩世傳鼎湖昇僊雖云出於方士不可信



然古帝聖神其生死靈奇之蹟亦豈後世經生所能臆度

者哉精華已竭褻裳去之當八伯和歌星爛雲縵之日帝

意已負乎遠矣此成注禮記謂舜征有苗而死遂留葬焉

復叛禹為天子當征之何為舜往征之乎右湘水二妃

十四日宣太守定稿報川藏云十八日啓行旋省 右

報啓行回川

告子曰食色性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

後動性之欲也二說必兼看其義乃備食色本皆物自外

至何以云性蓋物雖外至而有感斯動者我也我何以有

感斯動則欲之故我本有此欲然後外物能感若我本無

此欲外物何能感動乎感者兩相交之謂也食色之感不

待教而能受之於天非性乎然同一食色而有邪正之殊

則非純乎天矣故以為性之欲善乎孟子之言也曰養心

莫善於寡欲不曰無欲而曰寡欲甚以無欲之難也可謂

從容不迫矣 右食色乃性之欲

方植之馬元伯光律原聞余西域奉使皆寄詩見慰各依

其體寄酬酬植之云深思好學邈先儒頭白猶聞力著書

自守元經貽范望何須羽獵似相如考槃半字精無對紅

樹青山健有餘念我題詩來異域蓬萊征路欲迴車考槃半字

君自名詩集也君著作甚多詩其一種耳商聲古調入君絃掩抑金徽幾歲年

召飲偶開元亮徑卜居常近范公泉余前歲歸再飲君家

義一介不取射蛟臺樹藏春艇投子山鐘隔暮煙自有醍醐堪

灌頂不煩蘆蒿覓三千何兆詩蘆蒿三工灌頂香酬光律

原云黑髮歸田閱歲華成書直欲滿千家輸君終始神僊



侶老我遲回博望槎自毀劉安鳴木鐸虛鮮郭璞笑蘭葩

淮南子鐸以鳴白毀 郭璞云蘭葩豈虛鮮黃河灌溉空前語何似朱明天半霞

余昔嘗與律原書曰君如天半朱霞雲中白鶴可望而不

可及某則如黃河之水一曲千里雖涓流細滴亦足以灌

溉田園而兼挾風沙中不免於污雜蓋三十年前語也酬

馬元伯兼壽其七十云譚經絳帳是家風蚤歲才名冀北

空虎觀自通申魯說君若有 郎官常濟水衡功畫圖出塞

鳴笳壯遼海還家得句工不信龍眠山色好看君七十少

如童右酬甲中友人寄詩

憲法今年無閏察木多乍雅皆用藏歷本年蕃人有閏九

月今十二月蓋蕃人之十一月也今時憲書頒行外藩者

盛京雅克薩城黑龍江三姓伯都訥古林朝鮮琉球越南

諸土司之地則三雜谷黨壩綽斯甲布金川勒烏圖金川

葛拉依瓦寺革布什咱布拉克底小金川美諾巴旺沃克

什明正木坪皆測其太陽出入晝夜時刻與節氣時刻惟

前後藏及察木多乍雅回疆內外蒙古雖隸版圖設立王

官而不予頒律時憲書亦未列其太陽出入時刻與節氣

云右西蕃歷法

十月中得家書言伯兄近頗衰憊心常憂之以余比年多

故兄之衰有由來也祀竈日念及悽然有作云伯子傳聞

近益衰故鄉絕域不勝悲百年身世常憂患十口親情半

別離兄子繼光以 買與神方選大藥昔在儀徵慮兄晚歲

別離增尚客閩中 營成先兆憾靈龜兄營葬先祖近有

備諸藥惟水安息苦 不可得致延未就營成先兆憾靈龜

此 人關一事聊馳慰滿載歸鞍佛國詩右憶伯



和泰庵西藏賦云減凶辰而閏日別正朔以為年自注藏中朱爾亥如初一初二初三初二日凶則減去初二日閏初三日故無小建又云其正朔與中國不同止有八大節其交節之日亦前後差數日三年置閏亦與中國異考舊說西藏用地支而不用天干非也今見藏中紀年如甲子年則云木鼠乙丑年則云木牛丙寅火虎丁卯火兔戊辰土龍己巳土蛇庚午鐵馬辛未鐵羊壬申水猴癸酉水鷄以此推之亦六十甲子仍用天干也又引十六國春秋云有趙跋傳河西燉煌人善天文算數據云傳自西域瑩按今察木多與乍雅諸蕃地年月置閏皆與藏中無異乃知不煩時憲書之所由也

右西藏閏日

余既與成之別駕貸得蕃賣茶值千金謝都闡見贈博窩

馬各一余復買蕃酒一瓶繫以詩云西蜀靈芽萬葉還博

窩騏驎耀塵寰蕃兒忽訝歸裝富更買新醪醉入關

右載蕃酒詩

聞少穆先生以九卿內召喜而有作云白髮丹心出玉關清風皓月滿天山五年中外同翹首一父烏孫報賜

環明詔應收父老淚花磚仍冠上卿班三吳故吏如

存問新探江源雪嶺還右林制軍內召

二十八日卯刻宣太守東還已刻余與丁別駕發察木多

右察木多東還

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宣太守至成都二十六日余及丁別駕謝都闡續至余上乍雅地形及左貢人藏二道圖以備異日之用四川覆奏曰宣守等行抵察木多查訊各執



已私抗不遵斷臣查二呼圖克圖管理地方已非一世蕃眾依附者多遽予斤革固無此辦法白瑪奚等聚眾滋事本咎有應得然亦由大呼圖克圖相逼而成且大呼圖所屬之達末等互相爭鬪咎亦相同乃檢閱呼圖克圖等屢次譯稟在大呼圖克圖非重辦白瑪奚等斷難輸服二呼圖克圖總欲如舊管事各倉儲巴亦仍前安設及不遂所欲卽請提審或自颺散似此頑梗斷非口舌所能折服惟地處口外且皆西方黃教蠻觸相爭其於川藏往來差事餉鞘文報并無阻誤又未便懼以兵威現控之件據白瑪奚等稱自二十二年後并無劫殺卽大呼圖克圖亦不能確切指證是大呼圖克圖在藏所控已無可查辦當卽就此完結毋庸提審以免煩擾該委員等臣於接稟後卽批

令回省此後餉鞘文報儻有阻誤之處隨時查明懲辦蓬州知州姚瑩前于具稟後不候批示輒中途折回經奏明摘去頂戴今該呼圖克圖固執已見不遵審斷其所控之件亦無可查辦雖非委員等辦理不善惟姚瑩前于具稟事件不待回報卽自轉回究屬非是應請開復頂戴仍交部議處事下理藩院議曰乍雅與前後藏不同其呼圖克圖廟宇徒眾錢糧等級皆不由官經理是以理藩院則例不載卽乾隆五十八年呼畢勒罕源流冊檔亦無其名因會蒙賜封始擬補入冊檔今呼圖克圖各執私見蠻觸相爭應如四川所奏文報餉鞘是否日久不悞隨時查明相機辦理以妥夷情而肅郵政吏部議姚瑩罰俸一年均得旨如議行

右四川覆奏



康輶紀行卷之十五終



